联合国 S/2010/154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3 March 2010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2010年3月15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帕特里克·鲁滨逊法官提交的关于设立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信息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见附件)。

可行性报告是由该法庭根据2009年5月21日秘书长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档案托存地点及两法庭留守机制所在地的各种可能选择所涉行政和预算问题的报告(S/2009/258)第259段⑴㈨中提出的建议编写的。

请将可行性报告转交安全理事会成员为荷。

潘基文(签名)

10-29261 (C) 210410 270410

附件

2010 年 1 月 15 日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庭长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你 2009 年 5 月 21 日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档案托存地点及两法庭留守机制所在地的各种可能选择所涉行政和预算问题的报告(S/2009/258)以及得到安理会核可的该报告第 259 段⑴㈨，特别是建议㈨，即“审查是否可能在受影响国家设立信息中心，让各方面查阅公共记录印本或最重要的部分”。

随函附上本法庭的分庭庭长凯瑟琳·玛琪-乌海尔女士编写的一份报告，作为执行建议㈨的一项措施(见附文)。请将该报告转递安全理事会主席，以便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

还请提请安全理事会主席注意该报告的地位问题以及安全理事会是否对法庭公布该报告有异议。我注意到，驻海牙的一些大使已向本法庭提出查阅该报告的要求。

庭长

帕特里克·鲁滨逊(签名)

附文

在前南斯拉夫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信息中心的可行性研究

2010 年 1 月 11 日

目录

页次

一. 考察的职权和进行 6

A. 考察的职权 6

B. 考察的进行 6

二. 信息中心将提供的服务及其潜在用户 8

A. 为查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提供便利 8

B. 强有力的外展活动 9

三. 信息中心的预期影响 10

A. 支持教育项目及和解进程 11

B. 支持民间社会有关行为体的工作 11

C. 支持国内检察和司法机构的工作 11

D. 对涉及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的媒体报道的影响 11

四. 可能的地点和合作伙伴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各自作用 12

A. 可能成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档案托存地点和/或作为信息中心所在地或成为其合作伙伴的地方/机构 12

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2

2. 克罗地亚 13

3. 塞尔维亚 14

4. 黑山 14

5. 科索沃 14

6. 马其顿 15

B. 政府/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各自作用 15

C. 每个国家设立一个或多个中心 16

五. 条件和可能的障碍 17
A. 语言需求 17
B. 可持续性 17
C. 其他障碍 18
六. 建议 18
附件 A——每个对话者的意见概要 20
A.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
1. 官员 20
2.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21
3. 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22
4. 学术界 23
5. 受害者协会 23
6. 国际社会的代表 24
B. 在克罗地亚 25
1. 官员 25
2. 学术界 26
3.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27
4.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的代表 28
5. 受害者联盟 28
6. 国际社会代表 29
C. 在塞尔维亚 30
1. 官员 30
2. 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32
3. 非政府组织代表 32
4. 国际社会代表 33
D. 在黑山 34
1. 官员 34
2. 国家档案馆的代表 36

3. 国际社会的代表 36
E. 在科索沃 37
1. 官员 37
2. 学术界和人权中心 37
3.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38
4. 档案馆代表 38
5. 国际社会的代表 39
F. 在前南马其顿 40
1. 官员 40
2. 国家档案馆的代表 41
3. 民间社会的代表 41
4. 国际社会的代表 42
附件 B——在该区域会见的人员名单 43

一. 考察的职权和进行

A. 考察的职权

1.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庭长帕特里克·鲁滨逊法官在2009年9月22日备忘录中委派我根据2009年5月21日秘书长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档案托存地点及两法庭留守机制所在地的各种可能选择所涉行政和预算问题的报告(S/2009/258)第259段⑴㈨,进行在前南斯拉夫设立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信息中心的可行性研究。

2. 上述报告第259段⑴就两法庭从现在起至关闭时止应处理的事项提出了若干建议。第259段⑴㈨要求两法庭“审查是否可能在受影响国家设立信息中心,让各方面查阅公共记录印本或最重要的部分”。第(m)段请两法庭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它们在执行上述任务方面的进展,作为其关于完成工作战略的定期报告的一部分。

B. 考察的进行

3. 在我进行考察过程中,我得到了庭长罗宾逊的协助,他向前南斯拉夫各国驻海牙的使馆通知我考察的目的以及我要接触的官员。在动身前往该区域之前,我会见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 塞尔维亚、[2] 克罗地亚[3] 等国大使以及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4] 我的考察于2009年10月19日开始,至11月3日结束。具体而言,我在下列各地点举行了会谈:萨拉热窝(10月20日至21日)、巴尼亚卢卡(10月22日)、萨格勒布(10月23日和26日)、贝尔格莱德(10月27日至28日)、波德戈里察(10月29日)、普里什蒂纳(10月30日)和斯科普里(11月2日)。我得到了Matias Hellman先生和Nerma Jelačić女士以及驻萨拉热窝、[5] 萨格勒布、[6] 贝尔格莱德[7] 和普里什蒂纳的外地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协助。[8] 这些工作人员安排了我

---

[1] 2009年10月9日,在Nerma Jelačić女士协助下会见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驻海牙大使馆的Miranda Sidran Kamišalić大使阁下。

[2] 2009年10月12日,在前南国际法庭庭长办公室的遗产干事Matias Hellman先生的协助下会见了塞尔维亚共和国驻海牙大使馆的Čedomir Radojković大使阁下。

[3] 2009年10月13日,在Matias Hellman先生协助下会见了克罗地亚共和国驻海牙大使馆的Josip Paro大使阁下。

[4] 2009年10月14日,在Nerma Jelačić女士协助下会见了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驻海牙大使馆代办Dragancho Apostolovski先生。

[5] 团长Howard Tucker先生、信息助理Ernesa Begić女士和翻译Darko Bartula先生。

[6] 团长Thomas Osorio先生;信息助理Klara Dokmanović女士。

[7] 团长Deyan Mihov先生;信息助理Goran Georgiev先生,后者确保并安排了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会谈(法庭在这些地方没有外派人员)。

[8] 普里什蒂纳的信息和行政助理Blerim Halimi先生,他组织并参加了在科索沃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会谈(法庭在这些地方没有外派人员)。

与国家和政府官员、检察和司法当局成员、民间社会代表、受害者团体、学术界成员、档案工作人员以及国际社会代表的会晤。我也得到了犯罪司法所的实质性协助，该所为我在萨拉热窝举行的头几次会议提供了一名记录员，[9] 直到书记官处从海牙为我派来的官员到位。这位官员提供的协助对考察的成功特别有价值。[10] 虽然我试图尽可能进行全面的研究，但是由于时间有限而且我还要履行作为分庭庭长的职责，因而我无法会晤与我对话者所列本次研究应联系的所有对象。

4. 我已清楚告诉与我对话者，本次研究的重点并非关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档案及其可能存放地这个目前尚待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决定的问题，[11] 而是审查是否可能在受影响国家设立信息中心，让其公民能够查阅法庭的公共记录或最重要的部分。为了评估建立这类中心的可行性，并评估各方面是否希望由本法庭推动(在本区域及在某些国家)建立这样的中心，我要求我的会晤对象以如下几个问题为侧重点：

(a) 信息中心可能提供的服务及其潜在用户；

(b) 信息中心的预期影响；

(c) 该区域内有能力提供这种服务的可能地点和(或)机构；

(d) 政府、非政府和国际组织地方分支机构的各自作用；

(e) 信息中心的可能伙伴合作关系；

(f) 每个国家建立一个还是多个中心，以及信息中心之间的区域协调。

5. 总的来说，在所访问的各个地点，各方对建立信息中心的想法反应积极。在会谈中，每个国家的大部分官员都期望先看到关于此类中心的结构、地位和监督机制的具体建议及明确说明，然后再作出支持承诺。其中许多与我交谈的人询问，为什么法庭以前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而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国际社会对话者认为，最好等到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已完成其工作后再建立信息中心。唯一坚决反对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设立信息中心的对话者是巴尼亚卢卡的两位受害者团体代表。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他们认为，本法庭是“反塞族”的，而因为法庭存在这一偏向性，所以无法期望该中心的建立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在科索沃，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也同样表示反对，他也质疑本法庭的独立性和公信力。从该区域返回后，我会晤了斯洛文尼亚驻海牙大使，他表示斯洛文尼亚对建立区域

[9] 犯罪司法所为协助我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和 21 日在萨拉热窝举行会谈，提供了一名记录员，即 Azra Šehic 女士，她给予的帮助很大。

[10] 书记官处受害人和证人科行政助理 Kornelija Kirnbauer 女士。

[11] 这特别重要，因为其中有些对话者曾接受过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档案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咨商。见最后报告，第 70 至 79 页。

信息中心项目感兴趣。他强调，斯洛文尼亚愿意协助该区域的记忆与和解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斯洛文尼亚曾表示有兴趣接收国际法庭档案并愿意成为一个信息中心的所在国。[12]

6. 本报告的其余部分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从每一个与我对话者所发表意见中得出的关于上述所有 7 个问题的结论。第二部分包含有关建议。最后，报告一个附件中载述每个与我对话者所发表的所有意见的摘要。这种结构必然会造成部分内容重复，但之所以选择这种结构，是为了充分确认每个对话者所表达的意见。

二. 信息中心将提供的服务及其潜在用户

7. 我与各对话者进行讨论后发现，按他们的设想，信息中心的设立将会达到两大结果：(a) 为查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提供便利；(b) 各种外展活动，包括专门为教育目的而编写材料，组织活动和进行讨论，这将使广大公众了解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遗产。

A. 为查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提供便利

8. 与我对话者认为，信息中心至少应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全套公共记录电子版的托存处。虽然对于通过本法庭的在线数据库提供法庭记录[13] 以让公众通过新网站查阅这一点，各位官员、研究人员、历史学家、学生学者和从业人员都表示肯定和赞赏，但有些对话者强调，司法数据库的书面记录未使用当地语言(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因而会有局限性。作为回应，我告诉他们，本法庭当前正在与民主人权办协作开展一个项目，以便将大约 20%的记录誊本翻译成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特别优先翻译那些与该区域国内法律程序有关的记录。我向他们强调，一旦可供使用，公共记录誊本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版本也将在司法数据库上提供。我还通报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正在进行的视频资料数字化项目，该项目预计将在 2010 年底前完成。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司法人员要求提供资料说明，本法庭是否支持其关于将上诉分庭的判例法工具翻译成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的计划，该工具目前在国际刑事法庭的网站上仅有英文版。我注意到，我所会晤的法律教员

[12] Marc 大使表示，斯洛文尼亚将会采用“非情绪化”的做法，以便向斯洛文尼亚和本地区公众说明前南国际法庭的所有案件，而且他认为，斯洛文尼亚的当代南斯拉夫历史专家对这一项目将极具价值。他表示有兴趣尽快安排公布本报告，而且务必在 2 月 23 日和 24 日举行前南国际法庭遗产评价会议之前公布，以使斯洛文尼亚能够对该项目作出更具体的贡献。

[13] 该数据库的宗旨是提供从 1994 年第一次向法庭提出诉状至今的法庭所有公共记录，供查阅。目前已收集超过 15 万份公共文件，并且每日加以更新。虽然已尽一切努力确保该数据库的完整，但某些类型文件尚待收录。具体而言，许多案件的记录誊本以及几个正在审理的案件的物证正在公布过程中。

和研究中心代表似乎都不知道有这一工具。与我对话者表示，司法数据库和其他网上研究工具不容易为一般公众所使用，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不具备或者仅有有限的计算机知识或法律技能。因此，虽然他们会很欢迎在该区域现有机构中成倍扩增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中央档案和数据库连接(通过高速互联网连接和一个经特别设计的用户界面)的数字接入点，但他们不认为这足以使这些材料为一般公众所使用。为了方便公众使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公共记录，有人提出，应该将这些材料托存在有适当人员配备的地方。这些工作人员应来自本区域，或至少能流利使用当地语言，并谙熟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和材料。他们还必须具备适当的技能，以便将他们的知识传给公众。这包括具备不同技能并了解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有能力同广泛各种人沟通，并且能够应对各类信息查询要求。

9.　一些对话者非常希望能收到信息中心“全套”所有公共材料的“经核证”的副本。虽然对于是否在某一阶段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档案存放于该区域的问题，各方有意见分歧，但各方普遍表示支持在该区域不同地点存放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开记录的副本。与我对话者多数显然认为，在该区域每个国家的至少一个地点托存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记录副本供查阅，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在这些材料是否须均以硬拷贝形式还是以电子文本形式提供问题上，各方有意见分歧。一些对话者强调必须有公开记录的硬拷贝，并强调不应高估一般公众使用计算机和司法数据库等工具的能力。另一些人认为，在该区域设立至少一个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中央档案和数据库连接的数字接入点并为之配备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以协助查询，将会特别有益。(见下文关于“每个国家应建立一个还是多个中心”以及“信息中心与其他现有机构之间的可能伙伴合作关系”的各节。)

B.　强有力的外展活动

10.　有人表示希望能赋予信息中心强有力的外展作用。一些对话者虽然意识此事的敏感性，但他们认为这些中心应积极组织关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其已裁决案件以及其就所犯罪行和相关责任所作裁定的情况介绍和辩论。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对话者以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塞尔维亚的国际社会代表提到要“弥补”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各项外展活动以及人道主义法律中心(贝尔格莱德)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协助下举办的“无合理怀疑”研讨会的“不足”。他们认为这些活动为公众提供了解法庭遗产的途径，并建议信息中心应从这些活动中学习借鉴。有人认为，需要整理编写供官员、非政府组织使用以及供法律学生用于教育目的材料，以此作为信息中心可发挥的作用之一。有一位对话者建议，该中心存有的资料不应总是呆在该中心，而应提供给诸如法律院校和新闻媒体等其他机构。[14] 另一些对话者建议，信息中心应设在法律院校内，以使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公共记录得到最佳利用。[15] 克罗地亚国内战争纪念文献中心的主任强调，对前

[14] 萨拉热窝的媒体中心主任 Boro Kontić 先生。

[15] 萨格勒布大学法律系 Josipović 教授，他也是克罗地亚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采取后续行动并组织与之有关的活动，对克罗地亚非常重要。[16] 如果信息中心的作用不仅仅只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开记录的托存处而已，就会成为研究人员、历史学家、学生、受害者和证人、失踪人员家属的一个有益合作伙伴。他们指出，一般公众也会受益，因为他们获取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方面信息的主要来源目前是媒体，而许多对话者往往认为这一来源不够准确或不具体。一些对话者建议，信息中心应与现有机构，如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法律院校和新闻媒体协作组织各种活动、演讲和圆桌会议。这将需要配备在如何最妥善共享信息方面受过培训并对本法庭工作有足够了解的工作人员，以便协助广泛各种人士以各种不同方式获取信息。一位对话者建议，如果要建立信息中心，诸如电视电台等媒体可以提供帮助，以促进各中心的工作并向更广大公众传播这些中心所收集的信息(例如，克罗地亚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了一个节目，让克罗地亚战争的退伍军人讨论他们的各种问题)。[17]

11. 我认为，也许应该在现有机构，例如图书馆、法律院校、人权中心或研究中心以及开发署办事处当中创建多个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记录连接的接入点。如果这些机构在如何充分利用该网站，特别是其数据库包含的信息方面得到协助/培训，它们就可以有效满足与我对话者所述的需求。接入点的增加将使更广大公众能够查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电子版。可指定一个机构作为正式的“信息中心”，由其充当外展活动和教育材料编写的协调单位，并且为伙伴机构提供协助。应特别肯定萨拉热窝市市长开展的一个项目。该市长目前正在寻求获得经认证的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全套公共记录副本，以便将之保存于萨拉热窝市的一个中心，供广大公众查阅。尽管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该市长打算发展外展和教育方面的能力，但这一举措可同设立不只提供单纯材料查阅服务的信息中心一并进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些档案人员和学术界代表在得知该市长的这一举措后，都强调必须防止该项目受政治影响，以免被用于进行宣传。

三. 信息中心的预期影响

12. 除了让受战争罪影响的民众更易于查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从而能更好地促进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遗产这一明显好处外，与我对话者还认为，从教育角度看，信息中心的设立也有着巨大的潜在作用。因此，信息中心与外展活动相结合，可在区域和解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国内法院在战争罪起诉方面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此外，信息中心可与当地媒体结成伙伴关系，这可积极地影响新闻媒体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的报道方式，并改进当地媒体报道的准确性。

[16] 克罗地亚国内战争纪念文献中心主任 Ante Nazor 先生。

[17] 波黑前被俘人员联盟的负责人 Murat Tahirović 先生。

A. 支持教育项目及和解进程

13. 确实有必要对公众进行关于该区域战争罪行的教育，而且很显然，信息中心可以朝着这一方向发挥重大作用。不过，虽然有若干已在开展教育项目的机构(如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中心)认为，在该区域设立的信息中心可以成为这方面努力的潜在合作伙伴，[18] 但是其他一些机构似乎担心竞争，认为若信息中心承担教育职能，则会给这些机构自己的项目筹资造成困难。[19] 若信息中心承担教育职能，则至少应明确界定这种作用，并有必要确保这些职能可以对民间社会有所补益而不是构成竞争，从而避免削弱所涉国家的努力。例如，信息中心可协助确定/编制相关的教育材料，并且可让当地合作伙伴使用所编教材，参与教育活动方案。

14. 最后，一些对话者期望该区域信息中心的存在及其工作能够有助于人们直面自己的过去以及提升抵御宣传影响的能力。信息中心将提供关于各种事件的准确、公正的信息，这将可望帮助公众逐步参与对过去的公开讨论，并通过这些讨论来弥合他们的分歧。

B. 支持民间社会有关行为体的工作

15. 大部分来自非政府组织、失踪人员组织以及除少数特例之外的受害者协会的对话者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公共记录，因而将会由于在该区域设立信息中心而受益。他们认为，能够与设在其领土上、由了解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能够使用当地语言进行沟通并在传播专门知识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作人员来管理的信息中心开展协作，这与查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网上数据库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C. 支持国内检察和司法机构的工作

16. 我在访问该区域期间会见的地方检察官和法官们虽然有其自己获取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渠道，而且甚至可以要求为其国内程序的目的而修改保护措施，但他们普遍 [20] 认为，在该区域设立信息中心将有助于他们的工作：这些中心会使新闻媒体和公众更好地了解国内司法机构在消除战争罪不受惩罚现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将会确保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所做工作的连续性。

D. 对涉及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的媒体报道的影响

17. 一些对话者认为，地方媒体目前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所作的报道存在欠缺。有的人批评说，新闻媒体似乎倾向于不使用其所掌握的材料和信息，而有的

[18]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研究与文件中心的 Tokača 先生。塞尔维亚律师人权事务委员会的 Dušan Bogdanović、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的 Sonja Biserko 女士以及青年人权倡议负责人 Maja Stojanović 女士。

[19] 塞尔维亚人道主义法中心的 Nataša Kandić 女士。

[20] 请参阅特别是塞尔维亚和黑山若干(但非全部)司法和检察对话者表达的不同看法。

则批评说，新闻媒体似乎故意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进行选择性报道来谋求政治利益并进行宣传。同时，据认为，当地媒体对公众舆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是广大公众的主要信息来源。因此，有人提出，信息中心若能与当地媒体建立正面的关系，则可产生实际影响。卡拉季奇案的开审以及其所引起的公众兴趣被认为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修改其对当地媒体战略的一个契机。对话者们期望信息中心可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最后，某些对话者认为，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一般公众才会有兴趣到信息中心去直接查阅其所保存的材料，但是，媒体可以协助报道在信息中心所在地举办的各种活动。

四. 可能的地点和合作伙伴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各自作用

A. 可能成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档案托存地点和/或作为信息中心所在地或成为其合作伙伴的地方/机构

18. 下文所述各机构表示有兴趣成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档案托存地点，为公众查阅提供便利，以及/或作为信息中心的所在地。作为初步说明，必须强调，我所会晤的国家或政府官员即使表示对该项目感兴趣，但常常尚无权承诺支持该项目，他们要么提出待形成更正式立场后再与法庭联系，要么等待法庭或联合国提出正式提议后再研究决定。因此，实际上只有少数几名官员就哪个机构最适宜作为信息中心所在地实际表明了立场。不过，他们常常表示，国家档案馆是存放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经核证副本的适宜机构。

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 萨拉热窝市市长表示有兴趣将旧的萨拉热窝市立图书馆作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存放地点，这些记录将向公众开放。另外，若干对话者都认为，两个实体均认可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档案馆[21]以及其作为国家机构的地位尚未获得正式确认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历史博物馆，是波黑存放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合适地点。设在萨拉热窝的国家和大学图书馆的馆长表示，由于市政厅需要装修，该馆空间不足，无法容纳一个信息中心。设在塞族共和国首都巴尼亚卢卡区的塞族共和国国家图书馆也主动表示愿意作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包括电子形式档案在内的全套公共记录的托存地点之一。该馆无法提供上文所述的全套服务，或者推进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但是可以向公众开放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公共记录，而且愿意主办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及其他演讲人的讲座。

20. 还有两个研究中心也主动表示愿意接收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电子副本，并作为信息中心的所在地，或者至少成为信息中心的积极合作伙伴。非政府

[21] 司法和人权组合项目(开发署)的项目主管 Alma Dedić 女士；历史研究所所长 Husnija Kamberović 先生。

组织“研究和文件中心”的主任说，他随时准备立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并表示他已从瑞典国际开发署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挪威和瑞典政府争取到长期资金。危害人类罪和国际法研究所主任也表示了类似的兴趣。[22] 上述两个机构都已收集了大量的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材料。

21. 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国际组织若干代表认为，国内法庭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当然存放机构。[23] 据认为，这种做法能保障合理的地理分布以及正确使用和中立性。民间社会的一个对话者 [24] 认为，在波黑没有任何一个非政府组织能够从经济上确保信息中心的可持续性。

22. 我认为，由于信息中心将构成前南问题国际法庭遗产的一部分，且考虑到多数对话者十分重视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信息中心，因此，至少在最初阶段，信息中心可设在萨拉热窝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外地办公室，甚至设在开发署。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好几个地方性机构成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经电子核证副本的存放地点。联合国可侧重确定一项从信息中心发起的更强有力外联活动。

2. 克罗地亚

23. 在可能成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存放地点的若干机构中，国家档案馆和克罗地亚本土战争纪念文件中心似乎感兴趣，而且也得到包括司法部在内的若干对话者的推荐。

24. 萨格勒布法学院也是存放全套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一个可能地点，尽管从逻辑上讲，侧重点届时将会放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遗产的实质性法律和程序方面，因为这对学术领域很重要，但对一般公众则不那么重要。Josipović 教授认为这个地点是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

25. 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建议以萨格勒布人道主义法中心作为信息中心。据该中心主任介绍，该中心享有全国性公共机构的地位，传播过关于及来自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信息。[25] 该中心主要处理历史罪行和战争罪方面的信息。该中心收集和传播人权文件，与包括开发署在内的联合国驻克罗地亚机构合作，目前正努力转变为一个人权与人道主义法中心。目前阶段尚不清楚人权中心将继续保持独立，还是并入监察员办公室。上述对话者还表示，信息中心可能适合设在将于 12 月 10 日在萨格勒布对外开放的人权之家。[26] 应当指出，所会晤的所有非政府组织都表示有兴趣与信息中心合作。

---

[22] Smail Čekić 先生。

[23] 高级顾问 Margriet Prins 女士；欧安组织人权部主任 James Rodehavier。

[24] 萨拉热窝媒体中心主任 Boro Kontić 先生。

[25] 人权中心主任 Tin Gazivoda 先生。

[26] Documenta 方案的 Vesna Teršelić 女士。

26. 最后，开发署驻克罗地亚办事处一直积极发展与地方机构的伙伴关系。[27] 我认为，至少在过渡阶段，适于将信息中心设在该机构。我们驻萨格勒布的书记官联络办公室很可能会与开发署同在一个楼，因而会有助于这一过程。

3. 塞尔维亚

27. 我在贝尔格莱德会见的官员表示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但也表示了某种关切。他们没有正式表态支持建立信息中心，因此没有推荐一个具体的机构作为信息中心的所在地。

28. 所接触的唯一一个塞尔维亚当地机构是塞尔维亚国家图书馆，该馆表示有兴趣成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存放地点。馆长还建议，正在进行的图书馆施工一旦竣工，信息中心可设在图书馆的小文件中心，1991-1999 年战争文件中心曾设在这里。

29. 大多数非政府组织代表都表示有兴趣与信息中心建立伙伴关系(见人道主义法中心所表示的观点)，但是没有建议将信息中心设在地方性机构。他们指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案例法尚未构成贝尔格莱德法学院课程的一部分。遗憾的是，由于时间有限，我未能与法学院代表会面。

30. 我认为，至少在过渡阶段，开发署驻塞尔维亚办事处似乎是一个可以作为信息中心所在地的可能合理机构。

4. 黑山

31. 在黑山，国家档案馆表示有兴趣作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经核证副本的存放地点，尽管这可能导致其需增添设备，而且肯定会牵涉到人员配备问题。

32. 我得出的结论是，开发署可以成为设立信息中心的合理机构，至少在过渡阶段。联合国驻地代表和开发署驻黑山代表认为，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查阅最好应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安排进行。

5. 科索沃

33. 所接触的三个机构都表示有兴趣成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托存地点或信息中心的所在地。

34. 人权中心，其活动重点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它表示有兴趣作为信息中心的所在地以及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托存地点。人权中心设在普里什蒂纳法学院楼舍内，便于教授、学生和一般公众查阅书籍和文件。该中心也与科索沃境内的国际组织合作主办会议。该中心有一个图书馆、数字接入点以及一个大型会议室，可再增加安排一名工作人员供专门处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材料。

35. 国家档案馆愿意成为向公众开放的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存放地点。

[27] Thomas Osorio 先生。

36. 开发署的代表们表示有兴趣容纳一个信息中心，或者至少与其建立伙伴关系。他们认为这与目前实施的一个项目非常相符，该项目题为“诉诸司法的机会”，该项目正在与一些地方合作伙伴，包括与民间社会和受害者的代表建立联络。

37. 最后，尽管我未能与科索沃法律中心代表进行会晤，但是若干对话者提到该中心有可能对容纳一个信息中心感兴趣。

6. 马其顿

38. 马其顿国家档案馆表示有兴趣成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存放地点，无论是硬拷贝还是电子形式，或者二者都有，并允许公众查阅。

39. 若干对话者还指出，如果认为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记录存在一个司法机构是适宜的，那么斯科普里地方法院也可作为容纳一个信息中心的合适机构。该法院有一个媒体中心。

40. 开发署驻马其顿的代表不敢肯定信息中心是否可构成其运作所依据的框架的一部分。

B. 政府/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各自作用

41. 大多数对话者指出，有必要界定政府/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各自在信息中心方面的作用，以确保这些中心的中立性，这是该项目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如何确保信息中心中立性问题上，对话者就非政府组织应否参与信息中心运作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对话者强烈反对非政府组织参与，[28] 认为应由联合国 [29] 或国家参与，特别是因为该项目需要长期资助。[30] 其他对话者则赞成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议至少应与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让他们参与该进程。[31] 一个对话者建议，应使当局和政党同该项目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如果他们参与，公众将不信任信息中心的中立性。[32]

42. 总的来说，由于信息中心将作为联合国伞状结构的一部分来建立，这被视为可能确保中立性的一种保障。普遍的看法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保障，信息中心有可能会被利用来片面解释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的原委。甚至通常对法庭工作持批判态度的受害者协会代表也普遍这样认为。对话者还认为，不仅应征求国家/政府的意见，而且还应争取其认同该项目并承诺为该项目的实施和持续运作提供财政支持。一些对话者赞成在司法部的支持下设立信息中心。

[28] Komić 先生的顾问 Tabori 女士；Silajdžić 先生办公室主任 Zimić 女士。

[29] 同上。

[30] 普里耶多尔区 Izvor 的代表 Edin Ramulić 先生，考虑到将会要求波黑政府至少为中心的今后维护提供财政帮助。

[31] Murat Tahirović 先生，波黑前被拘留者联盟负责人。

[32] 同上。

43. 除少数情况外，[33] 官员认为信息中心不应由非政府组织管理，不过，非政府组织应成为信息中心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一些全国性机构(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法学院)和非政府组织自愿提出或被推荐为可作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存放地点的合适机构。一些对话者建议设立“监督或咨询委员会”或“董事会”，成员可包括官员、专家和学术界人士，在界定/核可信息中心活动和外联方式方面发挥作用。也有人对各政治势力有可能为各自政治目的及宣传之需而不当使用或滥用信息中心表示关切，并期望信息中心在设计上力求防止这种风险。最后，普遍预计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将参与设立信息中心，或许为此借调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人员，直至当地雇员能够接手以及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关闭为止，或许招聘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人员。这不仅是因为信息中心将会宣传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遗产，而且也因为这可确保信息中心具备取得成功所需的专门知识。

C. 每个国家设立一个或多个中心

44.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对于建立一个还是多个信息中心，各方看法不一。考虑到这个地区犯罪行为发生地数目多，建议如果在萨拉热窝只建立一个信息中心，该中心应与其他机构和组织(即法院、图书馆、法学院、研究中心)以及其他地点开展协作。上述其他组织可提供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电子接入点。一位对话者反对建立信息中心以反映国家当前的政治和行政分离状态。[34] 一位对话者提出，最理想的是设立以一个主要中心为核心的多个卫星中心，那样人们就不必为了获取信息而专程前往萨拉热窝或巴尼亚卢卡区。[35] 但是，不少对话者担心，这种安排在财政上可能不具可持续性。还有人建议，设在萨拉热窝的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可定期前往偏远地方，参加特定活动，会见特定目标群体(例如，学校、受害者联合会、地方媒体)。有人提议在市政厅、图书馆、法院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安排这类活动。有人指出，如果这些机构与信息中心开展伙伴协作并且存放一套电子版本的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上述安排将会尤为适宜。

45. 在克罗地亚，普遍的看法是，信息中心应设在萨格勒布，然后由该中心以电子形式向该国各合作伙伴传送信息，为查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提供便利。[36] 同样，再次有人说，设立卫星中心是最理想的做法，不过对话者似乎

[33] 总统办公厅的克罗地亚总统外交政策顾问 Tomislav Jakić 先生，他建议信息中心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建立，由非政府组织部门管理。他提到了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黑山境内战争罪问题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现有网络(Igman Initiative)。

[34] Husnija Kamberović 先生。

[35] 普里耶多尔区 Izvor 的代表 Edin Ramulić 先生。

[36] Zoran Pusić 先生，非政府组织“民间促进人权委员会”。

认为这种做法在财政上不可行。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样，据认为，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可能有助于在萨格勒布设立信息中心后接触那些受犯罪活动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的公众，例如武科瓦尔、巴诺维亚和西萨克。[37]

五. 条件和可能的障碍

A. 语言需求

4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以及塞尔维亚的大多数对话者认为，信息中心只有在提供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三种文字的信息情况下，才会引起兴趣。[38] 这就需要大幅增加以当地语文提供的材料。因此，各方对提供波、克、塞三种语文记录誊本和其他材料表示出了强烈兴趣。不少对话者强调了由于没有波、克、塞三种语文记录誊本和其他材料，包括判决书，人们如何难以更好地了解法庭的工作 [39] 以及本国的诉讼程序。大多数对话者坚持要求物色合格的以当地语文为母语者或能够流利使用当地语文者担任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综上所述，有必要考虑在使用阿尔巴尼亚语或马其顿语的地区提供当地语文版本的材料，否则在那里建立信息中心没有意义。我注意到，目前的民主人权办/前南问题国际法庭项目将制作当地语文记录誊本，但是不包括阿尔巴尼亚语或马其顿语。这可能妨碍在科索沃和马其顿建立信息中心。另外，如果由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之外的组织来翻译，将很难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一个对话者建议，这类翻译应该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控制下进行。[40]

B. 可持续性

47. 据认为，在该区域目前的衰退情况下，确保信息中心具备可持续性是一个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与我对话者认为，长期为这样一个项目提供资金是一个切实的挑战。即使国际社会能够为这样一个项目的初步阶段筹措资金，也很难确保长期供资。与我对话者认为，很难甚至无法使当地政府承诺为这类项目提供长期财政支助。萨拉热窝的一位人力资源办事处高级法律顾问估计，至少需要五年才能在当地社区建立起运作良好的信息中心。

---

[37] 奥西耶克和平、非暴力与人权中心的 Katarina Kruhonja 女士。另见一个受害者协会的代表 Pšenica 先生所阐述的意见，他认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所作的判决在该地区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这可能会引起对潜在合作伙伴的抵制。

[38] 波黑高级司法和检察事务理事会的 Milorad Novković 先生；巴尔干调查和报道网络波黑分支(BIRN BiH)司法报告记者，Merima Husejinović 女士；Documenta 方案的 Vesna Teršelič 女士；奥西耶克和平、非暴力与人权中心的 Katarina Kruhonja 和 Veselinka Kastratović 女士。

[39] 塞族共和国战争罪研究中心代理主任 Janko Velimirović 先生。

[40] 塞族共和国战争罪研究中心代理主任 Janko Velimirović 先生。

C. 其他障碍

48. 必须考虑到，不少当地行为者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持批评态度，认为其缺乏独立性，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政治工具。我认为——尽管这种看法对塞尔维亚、塞族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公众舆论不无影响，法庭在那里被视为“反塞族”；[41] 在克罗地亚和科索沃也是如此，法庭的裁决也常常在那里受到抨击——这种看法不会妨碍法庭在该区域设立信息中心。事实上，不少当地行为者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遗产在帮助前南斯拉夫人民正视最近历史乃至开始和解进程方面的作用寄予厚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塞尔维亚的若干对话者建议，信息中心对各方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及不人道行为都给予高度重视，以克服该地区的政治和族裔障碍。

六. 建议

49. 综上所述，我认为至少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以及塞尔维亚设立信息中心是可行和可取的。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存放在黑山现有机构之一，并在黑山的其他机构建立可查阅这类记录的互联网接入点，也是可行和可取的。但是，在我看来，在黑山建立信息中心的优先程度似乎低于上述三个国家。如果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建立信息中心，那么这些中心就有可能与开发计划署驻黑山办事处进行伙伴协作，为查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提供便利。尽管我认为最好应在科索沃设立一个信息中心，至少存放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并开放接入点，以便查阅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有关机构存放的这类记录，但是这样做可能不合宜，除非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能够增加阿尔巴尼亚语和/或马其顿语公共记录的数量。

50. 为了推动在该区域设立信息中心的项目，现提出以下建议：

1. 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以及黑山当局提出具体建议，争取它们至少在原则上支持在其领土上实施建议 2 至 5(就黑山而言，实施建议 2 和建议 4 至 5)。被征求意见的一些官员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且愿意届时提出具体的建议，包括推荐有关机构作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托存地点。

2.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以及黑山至少确定一个现有机构，向公众开放，作为存放一整套经核证的硬拷贝版或电子版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托存地点。该机构可从已表明愿意参与此一项目的机构名单上以及从正式征求意见后各国可能提出的机构名单中挑选。

[41] 欧安组织一名驻塞尔维亚代表担心，如果信息中心被视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延伸，而不是属于联合国主持下的机构，就有可能会引起公众的攻击性反应。

3. 在现有驻上述各国的联合国办事处(要么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外地办事处，如果与缩编计划不相冲突，要么是开发署)内部设立一个信息中心，作为过渡(期限三年)。每个中心最好安排一名专业工作人员和一名行政工作人员专门负责该项目。

信息中心的核心职能将是与当局和民间社会合作，宣传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遗产，方法包括：

(a) 协助那些已建立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信息互联网接入点的机构充分挖掘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潜在价值，为用户查阅提供便利。这可包括开发便于用户使用的接入门户；

(b) 确定/编写相关教材，供从事教育活动的当地合作伙伴使用；

(c) 组织各种活动、演讲和圆桌会议，邀请感兴趣的公众参加，并且利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向他们介绍具体案例或者各种专题。记录这类活动并将其作为支助材料加以传播或使用，促进在本国其他地区或该区域其他国家开展活动。与当地媒体建立联系，以尽可能扩大覆盖面；

(d) 查明相关国家的其他地方有哪些当地合作伙伴可协助信息中心工作人员，以使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更便于在这些地方查阅。

4. 查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以及黑山有哪些机构的用户可通过具有快速互联网链接的互联网接入点，查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拟在各国设立的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将协助这些机构充分开发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潜在价值，并使其用户能够方便查阅。业已表示希望能够更方便查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那些法学院、国家图书馆、研究中心以及非政府组织似乎就属于此类机构。可以从在本研究期间咨询过的机构名单中挑选这类机构，也可请根据上述建议正式咨询过的国家提出适合此种需要的机构的名单。

5. 采取对信息中心活动进行区域间协调的政策，以尽量扩大其努力，同时避免重复。这将要求(设在萨拉热窝)负责落实此一具体目标的各中心，与其他中心进行联络，协商开展各种活动，进行与这些活动有关的信息交流以及交流每个信息中心收集的可供其他信息中心使用的材料。如果决定在黑山、科索沃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各确定一个机构作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机构的托存地点(如果能够提供阿尔巴尼亚语和马其顿语材料)，那么信息中心还将与所述机构以及开发署进行联络，以查明这些国家可采取哪些最佳方式来利用其他三个国家境内所设信息中心生成的信息。

6. 在必要的筹资活动中包括一个项目，其目的是制作阿尔巴尼亚语和马其顿语材料，否则将无法在科索沃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有效实施信息中心项目。

附件 A——每个对话者的意见概要

A.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51.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我对话者普遍表示支持至少设立一个信息中心，可以是在现有的机构，也可与现有机构合作设立，以便存放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公开记录副本和有关资料供查阅。此外，他们大部分表示，信息中心需要进行有力的外联。各方表达了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意见，现概括如下。

1. 官员

(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代表

52. 虽然波黑主席团 3 名成员在我访问萨拉热窝访问期间都不在，[42] 但我还是见了他们的顾问。[43] 他们回顾，主席团没有就未来的档案存放地点达成协议。主席团中的波什尼亚克和克族成员支持其返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联合国控制 15 至 20 年，[44] 而主席团塞族成员认为，不应将其存放于当地，而应为远程查阅提供方便。主席团三个成员的顾问表示支持在地区内存放法庭公共记录核证副本。关于主席团成员对此项目提供更具体支持的可能性，这些顾问要求法庭提出具体建议，如果项目要向前推进的话。主席团克族和波什尼亚克族成员的顾问则认为，虽然有关材料属于公共性质，前南国际法庭或联合国仍应考虑到其敏感性，对存放这些记录的机构加以控制。他们还表示，这些机构不应该由非政府组织经管。

(b) 萨拉热窝市代表

53. 萨拉热窝市市长贝门先生简要介绍了该市争取存放前南法庭公开记录一套完整核证副本的项目。他已经为这个项目编列了预算。这个想法是要在前市政厅存放前南法庭记录，这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地方，大约 2 年半后装修完成，便可使用。在此之前，已经确定临时地址。贝门先生似乎对建立信息中心的倡议很关心，他认为这可取代他自己的项目。他准备携示范小组来海牙，进一步讨论细节，如果总统做此决定。市长似乎认为，如果该市存放前南法庭公开认证材料副本，那将是获得原始档案的一个步骤。市长对充当信息中心所在地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这能够使有关材料能便于公众查阅，供其参考和研究之用。市长顾问，埃米尔·舒利亚吉奇似乎认为，一旦存放了前南法庭公开文件核证副本，萨拉热窝市将成为国内法院的对话者，用这些资料作为法庭诉讼的证据。他向我介绍了市长同罗宾逊总统讨论后采取的步骤。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并得出了结论，而且

[42] Željko Komić 先生,波黑主席团克罗地亚成员(波黑主席团主席)；Nebojiša Radmanović 先生,波黑主席团塞族成员；Haris Silajdžić 先生,波黑主席团波斯尼亚塞族成员参加了 Butmir 会议。

[43] 会晤了 Dijana Tabori 女士、Komić 先生顾问；Nura Zimić 女士、Silajdić 先生的内阁办公厅主任；Boris Buha 先生，Radmanović 先生顾问，2009 年 10 月 20 日，萨拉热窝主席团。

[44] Mirsad Tokača 先生,研究与文献中心主任。

市政府将与海牙前南国际法庭和当地开发计划署波黑办事处进行讨论。工作组提出的文件分析了该项目中涉及相关材料保护的技术和安全方面问题，以及向波黑转运核证副本的后勤事宜。舒利亚吉奇先生不排除萨拉热窝市帮助建立信息中心的可能性，条件是：提供信息的目的是对存放前南法庭公共资料核证副本的补充，而非取代它。该市将有能力为经管该中心提供工作人员，但不希望独自管理该项目，而愿意与前南国际法庭或联合国、甚至国家机关共同管理该项目。

54. 我在巴尼亚卢卡会晤的官员，特别是塞族共和国战争罪行中心代理主任和副主任，也表示支持在波黑建立信息中心，[45] 这个中心隶属于塞族共和国司法部。他们认为，塞族共和国公众不大容易查询到这类信息，应在巴尼亚卢卡设立一个中心。[46]

(c) 检察和司法机构的代表

55. 检察和司法机构的代表也表达了他们对于在当地设立信息中心的兴趣，特别是如果能够同时加紧努力将前南国际法庭记录翻译成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的话。[47] 此一项目将是对其所代表的机构的补充，这些机构有自己的渠道，可查询公共和保密性质的材料，用于国内诉讼。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高级司法和检察理事会的一名成员表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之间因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仍然互不信任，至今也没做多少重建信任的工作。[48] 一位成员强调，该项目必须在法庭完成其任务之前进行 [49] 另一成员表示，前南法庭的工作非常重要，不仅对波黑法院非常重要，而且也对受理许多案件的州/区法院非常重要。[50] 有些对话者建议征求司法部的意见并促使其参与此一项目。[51] 国家法院书记长强调，在该地区设立信息中心极为重要，如果安理会决定将法庭档案存放在前南斯拉夫以外的话。鉴于罪行发生地点很多，这些地区应设有卫星中心。[52]

2.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56. 一些非政府组织，包括研究和/或文献中心，使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记录，因而支持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设立一个信息中心。例如，研究和文献中心主

[45] Janko Velimirović 先生，塞族共和国战争罪行研究中心代理主任；Cvjetko Savić 先生，副主任。

[46] Janko Velimirović 先生，塞族共和国战争罪行研究中心代理主任。

[47] Milorad Novković 先生，司法检察高级理事会；Milorad Barasin 先生，波黑首席检察官；Medžida Kreso 女士, 波黑法院院长。

[48] Novković 先生，司法检察高级理事会。

[49] Novković 先生。

[50] Novković 先生。

[51] Medžida Kreso 女士，波黑法院院长；Biljana Potparić-Lipa 女士，波黑法院书记官长。

[52] Biljana Potparić-Lipa 女士，波黑法院书记官长；Edin Ramulić 先生，Izvor, Prijedor 代表。

任[53] 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记录更易于查询。该研究和文献中心目前正在绘制战争罪行地图，这是一幅显示战争期间波黑境内所有事件的数字地图。该图包括可通过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在线网络数据库查询的资料。该研究和文献中心也在试图编制有关冲突中所犯罪行的教育材料。自 2009 年开始，该研究和文献中心进行了一项示范项目，询问高中学生是否愿意了解 1990 年代的冲突。学生们愿意了解，但老师并不准备展开讨论。

57. 设在塞族共和国的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负责人支持这一倡议，但预计建立信任方面将有严重挑战，很难确保信息中心被视为中立的信息来源。该中心的安全保护和可持续性问题也被视为一个挑战。该负责人认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支持是必要的。他虽然深信，塞族共和国政府不会支持资助设立信息中心，但认为，如果不仅仅提供各项判决书和文献，而且也提供诸如照片和视听材料等文件证据以及已经审理但未完成的案例的话，这类中心将是有益的。[54]

3. 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58.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国立和大学图书馆馆长强调，应该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公民设立信息中心。他认为，网上数据库不可能满足人们对好理解和客观信息的需求，其原因有多种，包括电脑盲。[55] 较传统的共享信息方式，即口头传播信息，可能会更好地教育广大公众。国立和大学图书馆目前无法提供足够的房舍，因为市政厅仍未装修。但是，馆长表示，图书馆可作为此项目的合作伙伴，按照公认的图书馆和信息标准，协助培训信息中心聘用的工作人员。波黑档案馆代理馆长也表示了类似的兴趣并表示愿意提供协助。[56] 这种援助的形式可以是，就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中心存放的材料制定标准，以保证中立和公正的分配。

59. 塞族共和国国家图书馆馆长[57] 表示有兴趣接受前南法庭一整套公共记录，即使是电子格式也可。他强调，该图书馆已经从一些国际组织，如北约，获得文件副本，并存放了一些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公共资料。这也是该地区唯一拥有法律部分的图书馆。他强调，他努力确保图书馆提供不同主题的最广泛资料，并不排除性质微妙的资料。例如，图书馆收藏有它所能收集到的所有与斯雷布雷尼察有关的资料。当然，图书馆不能负责推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但它可以方便人们查询该法庭的记录，并由信息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情况，例如目前其“美国角落”就是如此，有时该角落邀请嘉宾作演讲。至于信息中心的可能设立的地点，他建议设在波黑议会图书馆。他强调，事实是重要的，教育是重要的，而且，哪

[53] Mirsad Tokača 先生，研究与文献中心主任。

[54] Branko Todorović 先生，塞族共和国的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主席。

[55] Ismet Ovčina 先生。

[56] Šaban Zahirović 先生。

[57] Ranko Risojević 先生，塞族共和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怕只有 1 000 人充分了解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他们也会广为传播。当局的批准是必不可少的，他主动提议通知教育部长。塞族共和国档案馆馆长对于在塞族共和国设立信息中心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塞族共和国公众尚未作好接纳这种信息中心的准备。她希望后代人将消除偏见，并强调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三个方面——“三个赢家”——都倾向于写自己的历史。她承认，对战争和战争罪行事件保存可信的信息来源，将有利于营建良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核心。[58]

4. 学术界[59]

60. 危害人类罪和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认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设立信息中心，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学术界以及对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从事国际刑事法庭工作的人而言，将是一个有着极重要意义的项目。该研究所已经收集了大量来自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材料，以电子形式保存，并在保存文件和便利查询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国内外博士生和研究生经常把有关材料用于从事科学研究。[60] 萨拉热窝历史研究所所长对这一想法有些兴趣，但认为，设立信息中心将带来很多难题，提出很多问题，因此从一开始就必须慎重规划。他告诫说，不要按照国家的政治和行政划分来设立信息中心，因为这样做将会向一个业已四分五裂的社会发出一个负面的信号。他认为，在萨拉热窝设立一个单一、牢靠的结构，同波黑的其他机构和组织合作，将是最好的办法。[61] 如果要设立一个以上的中心，那么他建议设立超过 3 个。有一位对话者建议我联系萨拉热窝大学法律系的兹德拉夫科·格里布先生，以及哈桑·努哈诺维奇先生，作为此项目可能的对话者。[62] 很不幸，时间有限，我无能为力。

5. 受害者协会

61. 我访问期间，受害者协会代表与我进行了会晤，在谈及建立信息中心时，意见各不相同。他们中若干人，包括对法庭工作持批评态度的对话者，仍然对更加便利查询公共记录感兴趣。我在萨拉热窝和巴尼亚卢卡会晤的两名对话者都非常支持这一倡议，认为这将非常有益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方社区，因为那里发生的战争罪行最多，那里的公众也不方便查询关于法庭工作的准确资料。[63] 他认为，这将有助于后代人更好地了解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件，但必须聘请称职的工

[58] Ljiljana Radošević 女士，塞族共和国档案馆馆长。

[59] Saša Madacki 女士，萨拉热窝大学人权中心主任，曾确认出席会议，但最终未出席。

[60] Smail Čekić 先生。

[61] Husnija Kamberović 先生，历史研究所所长。

[62] Boro Kontić 先生建议。

[63] Murat Tahirović 先生，波黑前拘留营被拘留人联合会会长；Edin Ramulić 先生，波斯尼亚塞族的 IZVOR, Prijedor 代表，在巴尼亚卢卡会晤。

作人员协助公众。[64] 我在巴尼亚卢卡会晤的其他代表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持敌对态度。有的认为，前南国际法庭“已丧失了信誉，失去了被视为公正的机会，因为它的唯一战略是起诉塞族人”。[65] 即便如此，对于是否建立信息中心，看法仍然不一。谈到前南法庭网站的推出，其中一人说，上面都是片面(没有提及任何塞族人被折磨的营地)或虚构的资料，这也说明信息中心将会是什么样子。另一位对话者说，“塞族共和国人认为，前南法庭是一个政治法庭，它服务于美国、英国和德国”，塞族共和国并不需要信息中心，因为这类中心将进一步“散布塞族人是罪犯的说法。”[66] 这些中心只有在帮助进一步起诉非塞族人并对其进行判决时，或是提供信息以使人们了解“涉及对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图季曼进行秘密调查的情况”时，才有益处。[67] 最后，巴尼亚卢卡的一名对话者也表示相信，前南法庭是“反塞族”的，但他支持在他的镇上设立一个信息中心，因为这可以“在国家法院下定论之前，把更多情况告诉公众”。

6. 国际社会的代表

62.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几位国际社会代表认为，国内法院是前南法庭公共记录的合理存放机构。[68] 据认为，这是一个保障，能够保证适当的地域分布，以及保证妥当使用和中立。高级代表办事处一位代表认为，[69] 该项目若要有效，信息中心若要得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众的承认和接受，初期将需要 5 年时间。据她认为，至少在初期，资料不应由当地管理。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的公民社会倡议主任认为，最好是设立一个主要中心，配有卫星中心。如果只在萨拉热窝设立一个主要中心，其功能应该使信息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以便于受到影响、无法旅行的人口。她相信，如果由纳塔莎·坎迪奇女士所在的人道主义中心等非政府组织负责的话，将很难获得受害者的信任，而且有些人会不相信信息中心。开发计划署代表认为，[7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现有的档案管理组织将是适当的选择。她不认为，受经济和宪法限制的法院可以充当信息中心。如果政府不能向中心提供足够的监督，联合国就应负责提供一个制衡制度。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可以确保中立性和客观性，虽然无论如何，这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社会背景下仍会具有挑战性。

---

[64] Edin Ramulić 先生，Izvor, Prijedor 代表。

[65] Nedeljko Mitrović 先生，塞族共和国被俘人员家人联合会总会会长；Branislav Dukić 先生，塞族共和国前拘留营被拘留者联合会会长；Boro Medić 先生，曾在萨拉热窝 Victor Bubanj 军营被拘留。

[66] Boro Medić 先生。

[67] 同前。

[68] Margriet Prins 女士，人道主义事务厅高级顾问；James Rodehavier, 欧洲安全组织人权司司长。

[69] Margriet Prins 女士，人道主义事务厅高级顾问。

[70] Alma Dedić 女士，开发计划署司法和人权事务主管。

B. 在克罗地亚

1. 官员

63. 我在克罗地亚会晤的所有官员都重申，他们希望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档案存放在前南斯拉夫境外，由联合国保管，并表示支持在该地区内包括在克罗地亚设立信息中心。

(a) 国家和政府代表

64. 克罗地亚总统外交政策顾问[71] 欢迎关于设立信息中心的想法。他说，通过信息中心提供公共资料，对该地区公众至关重要，因为该地区公众常常面对媒体和不同政治力量的宣传。如果这个项目在 2010 年 2 月 18 日之前(总统任期结束前)开始，本会得到主席团的全力支持。一些政治势力对法庭的一些判决十分不满，但是总体而言，前南国际法庭的遗产在克罗地亚极为重要，特别是让个人承担罪责，而非指责整个国家。克罗地亚总统外交政策顾问[72] 表示，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信任，是主要问题之一。所谓的“我们”、“他们”，以及“他们都是那样”的口号仍然存在。信息中心可以帮助人们向前迈进。亚基奇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梅西奇总统在保护措施下出庭作证。公众开始猜测他说了什么：他的话是否不利于克罗地亚？总统因此广受批评。鉴于这一点以及类似的事件，亚基奇先生重申，设立信息中心十分重要，让公众能够查询关于前南国际法庭程序的准确信息。他指出，这在克罗地亚尤其重要，因为没有一家电视台播放前南国际法庭的审判情况。这使克罗地亚公众更难依据准确的信息形成自己的见解。

65. 外交和欧洲一体化部主管联合国多边事务司司长[73] 欢迎关于在克罗地亚以及在该地区其他国家设立信息中心的想法，认为这将是把前南国际法庭公共记录带到该地区的适当方式。她认为，如果该项目要向前推进，就需要向政府提供其组织和财政方面的细节。她赞成对该地区的每个中心采取类似模式，而非临时性的信息中心。

66. 司法部长[74] 表示，他支持这项倡议，认为这是法庭在区域内的重要遗产，有助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他询问，充分熟悉前南法庭工作的工作人员是否参与信息中心工作。他强调，这对项目的中立性和可持续性十分重要。他认为，在克罗地亚，信息中心可附设于档案馆，或国土战争文献中心。他指出，该地区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塞尔维亚更需要信息中心，但认为，克罗地亚能够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更好地执行该项目。他认为，该项目应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

---

[71] Tomislav Jakić 先生，克罗地亚总统办公厅主任、总统外交政策顾问。

[72] Tomislav Jakić 先生，克罗地亚总统办公厅主任、总统外交政策顾问。

[73] Vuković 女士，外交和欧洲一体化部主管联合国多边事务司司长。

[74] Šimonović 先生，克罗地亚司法部长。

行酝酿，联合国应提供资金，因为它牵涉到前南国际法庭的遗产。他预期，会员国将会像克罗地亚一样愿意参加。他认为，联合国的支持将会确保连贯性、中立性和国家自主权。司法部国际合作、国际法律援助、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司司长[75]表示，即使是专家，有时也很难发挥教育公众的作用。他还提出了法庭关闭后规则第 70 条所涉资料该如何处置，是否会归还给提供者。

(b) 检察和司法机构的代表

67. 克罗地亚国家检察官[76]表示欢迎关于让该地区公众更容易查阅前南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想法，尤其是就已做出判决的案子而言。他认为，该地区每个国家都应设有一个信息中心。他指出，战争罪行是一个很难找到共识的话题。一些非政府组织仍然在辩论"我们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受害者"，不仅在克罗地亚，而且在整个地区都是这样。他认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可能更需要信息中心，因为它的受害者人数最多，政局更复杂。他强调，地区内的国家检察官和司法人员已经商定设立共同的数据库，不过，在从事这种联合努力的同时应设立信息中心。每个国家都应该能够查询信息，提供相同水平的信息，拒绝设立动机不纯的信息中心。

68. 最高法院院长[77]欢迎关于设立信息中心的想法，认为前南法庭的公共记录可查询的越多越好。鉴于需要提供充足的技术和设备，以及必须确保公正性和中立性，信息中心应该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78]他并不一定认为要在该地区每个国家设立相似模式的信息中心。最高法院副院长和最高法院刑事处处长[79]认为，虽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良好，但由非政府组织负责信息中心也不会是最好的选择。非政府组织绝对应该参与，但不应当是项目的主要执行者。

2. 学术界

69. 萨格勒布法学院教授Ivo Josipović先生[80]认为，只有克罗地亚境内的人才对设立信息中心感兴趣，其实真正有兴趣的只不过是一些学术界人士、律师或记者。部分原因是克罗地亚人主要关注的是经济衰退状况，另一个原因是该项目早该在八年前就设立的。只有当克罗地亚人被抓获时，才会引起克罗地亚民众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 工作的兴趣。不过，Josipović 先生也承认有必要设立信息中心，这对新一代法律学生很有助益。他强调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对该地区的法律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75] Markotić 先生，克罗地亚司法部国际合作、国际法律援助、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司司长。

[76] Bajić 先生，克罗地亚国家检察官。

[77] Branko Hrvatin 先生，最高法院院长。

[78] Ana Garačić 女士，最高法院副院长兼最高法院刑事处处长持相同看法。

[79] Ana Garačić 女士，最高法院副院长兼最高法院刑事处处长。

[80] Josipović 先生主持了一个得到荷兰当局支助的关于建立战争罪文献资料的项目，但由于缺乏资金而未能成功。他也是竞选总统的一名候选人。

3.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70. 我在萨格勒布会晤了下列非政府人权组织的一些代表：人权中心；Documenta；奥西耶克和平、非暴力和人权中心；公民人权事务委员会。这些非政府组织显然相互合作开展工作，对于在本地区设立信息中心以及有机会接触到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收集和编撰的珍贵公共文献资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81] 他们希望成为这样一个中心的伙伴，甚至认为人权中心是主持这一信息中心的适当机构。人权中心主任认为，信息中心的结构设置中应有一个由官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独立专家参与的监督或咨询委员会。他认为，由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在克罗地亚仍不得民心，政府务必要参与其中，也许应由司法部的一名代表出面。[82]

71. 此次会晤还证实了实施编制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记录誊本项目的重要性。例如，经常有人向Documenta打听是否有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的记录誊本 。该非政府组织认为提供电子形式的文件是适当的，可有助于向包括国家档案馆和人权中心在内的所有相关伙伴传播资料。关于有意使受战争和罪行影响较大的地区获得资料的问题，和平中心认为应当考虑到当地的政治气候，因为在奥西耶克，由Branimir Glavaš 领导的政党可能对设立信息中心怀有敌意。[83]

72. 公民人权事务委员会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与Documenta和奥西耶克人权中心进行了密切合作。据其代表说，在教育民众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要使他们了解为何需要起诉和惩罚战犯以及到目前为止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做了哪些工作。尽管判决是对事实的裁决，应确保客观，但是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判决的解释却被政治图谋所左右并为政治图谋所用 ，因而仍属于敏感问题。不过，克罗地亚当前的局势已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克罗地亚试图加入欧盟时期，不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合作已不再构成一个问题。因此，这正是设立信息中心的绝好时机。[84] 这位对话者还认为，非政府组织可为改变民众的看法发挥作用。他期待得到信息中心的支持，特别是如果这些中心能够在其所在地，甚至在其他地点举办讲座、开展辩论和举行圆桌会议。这方面的工作不仅将宣传法庭的遗产，而且也将辅助当地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构建一个更有能力在该地区抵御冲突诱惑的社会。[85]

73. 奥西耶克和平、非暴力和人权中心认为，参与该项目的主要有四个方面：非政府组织、政府、学术界和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是面对过去的关键，必须参与进

[81] Documenta 组织的 Vesna Teršelie 女。

[82] 人权中心主任 Tin Gazivoda 先生。

[83] 奥西耶克和平、非暴力和人权中心的 Katarina Kruhonja 和 Veselinka Kastratović 女士。

[84] 非政府组织公民人权事务委员会的 Zoran Pusić 先生。

[85] 非政府组织公民人权事务委员会的 Zoran Pusić 先生;奥西耶克和平、非暴力和人权中心的 Katarina Kruhonja 女士。

来；政府应当提供资金，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法学院可提供协助，确保散发判例；最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联合国应参与在该地区执行此项目。[86] 和平中心一名在克罗地亚法院进行战争罪审判时实施监督职能的代表认为，特别是在没有一个专门审理战争罪的国家法院的情况下，为改进克罗地亚国家检察官的工作，有必要接触到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文件。[87] 受害者对于重罪得不到调查表示不满；即使展开调查，也是障碍重重。在索汀所犯罪行的一些受害者 从奥夫卡拉案的信息中得到很大帮助，并更好地利用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收集的证据，但是只有对调查不力的案件才有所帮助。[88]

4.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的代表

74. 克罗地亚内战记忆文献中心主任[89] 表示，该中心密切注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网站的发展，并认为其中收录的文件应更广泛地供克罗地亚公众查阅。设立信息中心无疑将便利于这些文件的查阅。一名高级档案管理员[90] 支持关于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核证无误的整套电子版公共记录副本纳入国家档案馆的文件收藏中的构想， 这些收藏中已包含了大批数字档案，包括出自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一些核证无误的文件。档案馆中有软硬件都很先进的收录电子版文件的先进结构，但是如何维持这样的设备是一个问题。有一间设有 160 个座位的阅览室对公众开放。档案馆还雇有训练有素的专业工作人员，帮助和指导来访者。财政紧缺是唯一一个制约因素。如果联合国希望将其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公共记录存放在国家档案馆，查明所需空间大小就变得极其重要，因为国家档案馆已经占用 12 TB(terra bytes)空间，可能还需要增大空间并添加硬件。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整套公共记录可构成国家档案系统的一部分，目前为止，共有 200 个机构正在并入到同一数据库。此外也可以利用不同的门户网站，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资料单独分开。

5. 受害者联盟

75. 内战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士家庭保护者协会联盟主席[91] 欢迎关于在该地区设立信息中心的想法。尽管他对决定哪些人应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受到起诉的起诉战略提出严厉批评，但是他认为提高人们对在克罗地亚所犯罪行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他的主要关切是，寻找适当方法，使萨格勒布以外地点的受影响民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些信息。他还表示关切的是，战争爆发至今已过去 17 年了，如

[86] 奥西耶克和平、非暴力和人权中心的 Katarina Kruhonja 女士。

[87] 奥西耶克和平、非暴力和人权中心的 Veselinka Kastratović 女士。

[88] 奥西耶克和平、非暴力和人权中心的 Veselinka Kastratović 女士。

[89] 克罗地亚内战记忆文献中心主任 Ante Nazor 先生。

[90] 发展和文献事务局信息和通信及登记部主任，高级档案管理员 Vlatka Lemić 女士。

[91] 内战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士家庭保护者协会联盟主席 Pšenica 先生。

果这些地区中心不是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或联合国主持下设立，就可能产生问题。他担心对事件的偏向性看法可能会使前南斯拉夫的每个国家都只向本国的信息中心陈述自己的一面之词。

76. 武科瓦尔母亲追查失踪人员问题协会的一名代表[92] 强调，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文献资料与克罗地亚有紧要关系，对于她所在的协会等协会的工作至关重要。她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或国内管辖机构是否切实尊重了法律(指在贝尔格莱对德奥夫卡拉案的审判)持批判态度，并说，受害者的印象往往是正义没有得到伸张。 她强调，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国内法庭的记录，尤其是庭审记录，是帮助确认万人坑和失踪人员所在地的最佳资料来源。因此，应至少在克罗地亚建立一个信息中心，收录与战争罪和在克罗地亚发生的事件有关的所有相关材料。她强调，公众对信息中心的信任取决于其组织框架，或中心是否受政府或私营部门监管。她认为，非政府组织应以咨询人身份参与信息中心的工作，以防政府为自身的政治目的和为了宣传而误用或滥用中心。她认为，一个为信息中心提供战略方向的委员会或董事会应参与对中心的监管工作。她认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至少应在起步阶段参与中心的工作，因为资料涉及其遗产，需要有专门知识。让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将确保信息中心提供的资料的质量和客观性，以及所有目标群体都能接触到这些资料。信息中心应分享有关其活动、访问者人数和其外展活动的效率的报告。一段时间后，可由当地工作人员接管。[93]

6. 国际社会代表

77. 开发署代表表示了对该项目的兴趣，以及协助在萨格勒布设立信息中心的意愿。他强调开发署在克罗地亚的存在预计将持续到 2012 年，但是在此之前，开发署定会协助启动该项目关键的起步阶段。[94] 特别是考虑到克罗地亚未来将加入为欧盟成员，欧洲联盟委员会代表对与信息中心可能建立的伙伴关系也表示出兴趣。[95] 我访问了设在萨格勒布的欧洲联盟中心，[96] 该中心被设计成“展示橱窗”型信息中心，且设施十分齐全(即介绍欧盟的硬拷贝文件、电脑接入点、设有口译箱的会议室和训练有素的全职工作人员)。该中心目前每周接待 15 至 20 名来访者，由于克罗地亚未来加入为欧盟成员为国内最热门话题之一，就这一点考虑访问者人数偏少。

---

[92] Ljiljana Alvir 女士，武科瓦尔母亲。

[93] 同上。

[94] 开发署克罗地亚驻地代表 Yuri Atanasov 先生。

[95] 欧洲联盟委员会派驻克罗地亚代表团民间社会经济发展、司法和内政事务业务主管，顾问 Paolo Berizzi 先生。

[96] 访问得到 Avis Benes 女士的协助。

C. 在塞尔维亚

1. 官员

(a) 政府代表

78. 劳动、就业和社会事务部长[97]强调，没有国家的支持，不可能在塞尔维亚推动设立信息中心，鉴于此一关键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塞尔维亚的政治形势和公众舆论现况，他还不便说政府是否支持这项倡议。他还证实政府的立场是，应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档案存放在该地区以外的一个中立地点。他强调，从公众舆论现况来看，战争似乎就在昨天刚结束。从表面来看，好像一切都在掌控中，但其实却是暗涛汹涌。不过他个人认为，必须面对过去才能促进和解。关于该主题的敏感性，虽说公众有必要接触到提交国际法庭的所有文件，但是要防止触发事端和提供过量的信息。如果项目得到认可，从一开始就预设问题以避免犯错，是很关键的。这位部长还邀请我与他的其他合作者见面,[98]其中包括NCC主任。[99]他最后说，由于塞尔维亚向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提供了大量文件，如果继续推动这一项目，塞尔维亚可望积极参与。

79. NCC 主任的主要关切是文件的机密性。尽管知道信息中心只提供公共记录，但是他担心，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诉讼期间塞尔维亚未请求以机密状况处理就提供给国际法庭的文件，会在塞尔维亚通过信息中心为公众所获取。这有可能触发事端。他提到一个例子，其中塞尔维亚未请求保护措施就将长篇文件送交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法院只用了其中的几句话，或判决书中也只引用了几句话，文件的全部内容都被公开展示。他并不知道，审判一结束就将这些公开展示的文件输进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可供联网的公用数据库。他认为设立信息中心的项目在该地区，包括在塞尔维亚，都是可行的，塞尔维亚将希望参与其中。但是，必须认真规划，政府应对其享有主导权，因为国家应宣传法庭的遗产。他对庭长关于前南斯拉夫将成为存放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档案的可能的地点的鲁滨逊承诺表示关切。他举例说，存放在萨拉热窝的《代顿协定》的唯一一份原件已经丢失。

(b) 检察和司法机构代表

80. 与我见面的塞尔维亚司法机构官员与我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见到的检察官和司法官观点不一，除了贝尔格莱德地区法院代理庭长和战争罪分庭庭长外，他们都对为何在塞尔维亚设立信息中心是否可行的问题上将他们作为可靠的协商对象感到不解。这可能是因为其中一些人是在替另一名同僚参加会谈[100]

---

[97] 劳动、就业和社会事务部长 Rasim Ljajić 先生。

[98] NCC 主任 Dušan Ignjatović 先生及其顾问 Mr. Jovan Ničić 先生。

[99] NCC 主任 Dušan Ignjatović 先生。

[100] 战争罪副检察官 Veselin Mrdak 先生(他替战争罪检察官 Vukčević 参加会晤)。

和/或承认除了就事论事谈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档案外，对讨论其它问题没有思想准备。[101] 塞尔维亚战争罪副检察官认为，信息中心对于塞尔维亚检察机关的工作没有帮助。[102] 贝尔格莱德地区法院代理庭长和战争罪分庭庭长认为，为避免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记录在多个地点扩散和传播，将信息中心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档案馆设在同一地点更为合适。他记得政府的立场是利用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将档案馆设在海牙。不过，他认为如果该项目只限于提供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电子版公共记录，塞尔维亚现在就有机构可以提供查阅渠道。如此传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公共记录不仅有助于提高民众的认识 ，也是在为受害者和证人伸张正义。尽管认识到大多数民众不容易看懂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判决中的法律专用语，但是，由于该主题的敏感性，他不赞成设立信息中心，来引述判决中的事实、进行辩论或比较案件。战争罪检察官顾问 [103] 认为，由于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行为者采取行动参与打击犯下战争罪不受惩罚现象，塞尔维亚关于起诉战争罪的公众舆论已发生变化。然而，她关切的是，如果塞尔维亚将国际法庭认为可以公开的文件归属机密文件，信息中心就不能让民众获取这类文件，否则将违反塞尔维亚法律。

(c) 其他官员

81. 具有公共意义信息和个人数据保护专员 [104] 对此倡议极有兴趣，并强调指出他是理解国际法庭工作的一群人之一，从一开始就支持法庭的工作。他认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文献资料很珍贵，形成了很多人可从中学习的整套资料。他注意到此事在塞尔维亚很敏感，强调必须将犯罪资料置于可供民众查阅的法庭的管辖范围内，他举例提到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事件的镜头，这对塞尔维亚民众造成很大冲击，当然也引起狂热和民族主义。在此情况下，信息中心要发挥作用比较困难，但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他知道信息中心只开放公开资料供查阅，但是对于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这些国家为某些文件申请和取得机密状态感到遗憾。他认为，民众应可最大限度地接触到所有这些文件，即使下令保持机密，时间也不宜过长。特别是，塞尔维亚提交法庭的文件持机密状态的时间比如果保留在塞尔维亚的时间要长，这是毫无道理的。他还表示希望，在塞尔维亚设立信息中心将有助于揭开法庭工作的神秘面纱，使民众更好地了解法庭及发生的事件。他认为，即使塞尔维亚某些政党对法庭明显不友好，该项目还得推行，当然据他预测，在执行过程中将出现政治难题，后勤方面也有困难。他将支持采取区域方法，他认为在当前衰退的形势下，没有国际社会的财政支助，该项目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鉴于塞尔维亚政府对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联合国态度消极，他不能肯定政府是否会提供支持。他

[101] 塞尔维亚最高法院刑事法院委员会主席 Novica Peković 先生。

[102] Veselin Mrdak 先生。

[103] 战争罪检察官顾问 Biserka Živković 女士。

[104] 具有公共意义信息和个人数据保护专员 Rodobljub Šabić 先生。

还建议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在民间社会内寻找项目伙伴，以及与Nataša Kandić人道主义法中心，或甚至与非政府组织联盟结成伙伴关系。最后，他特别欢迎这一项目，因为他不认为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将会留有足够的外展能力。

2. 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82. 塞尔维亚国立图书馆馆长[105] 对在该地区设立信息中心的构想表示了兴趣。塞尔维亚国立图书馆的使命是收藏在塞尔维亚境内出版、以塞尔维亚文印发的所有资料，以及关于塞尔维亚的已发表的文件。因此，国立图书馆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版本的公共记录很有兴趣，这将有助于成为这些资料的托存处并可供查阅。塞尔维亚国立图书馆副馆长[106] 认为，创建一个设在国家机构内、得到政府支持的六个国家中心网路是设立信息中心的一个好办法。她认为如果将此举措变成地区性举措并与其他地区密切关联，将在塞尔维亚和其他国家得到更大支持。

3. 非政府组织代表

83. 我会晤了人道主义法中心、律师促进人权委员会、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和青年人权倡议代表。

84. 律师促进人权委员会代表[107] 欢迎此项倡议，但是告诫说，塞尔维亚尚未准备好面对刚过去的往事，舆论仍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视为非法的政治法庭，认为其唯一目的就是指责塞尔维亚人民。

85. 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代表[108] 认同律师促进人权委员会同伴的意见，认为塞尔维亚在国家的鼓励下仍在竭力否认它在冲突中的作用。国家及其机构在解释所发生的事件方面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信息中心确实可帮助民众获取客观而又相关的信息。信息中心当然是有助于非政府组织的工作。

86. 人道主义法中心主任[109] 认为，现在正是塞尔维亚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记录用于教育目的的时候。但是她对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与信息中心是否一致表示怀疑，认为法庭应以其完成工作战略为重点。人道主义法中心汇编了有 6 000 日庭审记录的材料。中心现在的目标是在 2010 年 1 月启动一个教育方案。这是一个逐步性方法，首先是一个短期方案(半小时-最多一小时)。接下来，中心将与国家开展一个合作方案，为其雇员和公务员提供教育方案。当被问到她是否想到有

[105] 塞尔维亚国立图书馆馆长 Sreten Ugričić 先生。

[106] 塞尔维亚国立图书馆副馆长，兼方案和项目区主任 Vesna Injac-Malbaša 女士。

[107] 律师促进人权委员会的 Dušan Bogdanović 先生。

[108] 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的 Sonja Biserko 女士。

[109] 人道主义法中心主任 Nataša Kandić 女士。

一种可能的方法可使信息中心协助人道主义法中心实施其战略，例如编制非政府组织认为有用的材料时，她认为作为向该地区移交其遗产的一部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确实有办法帮助非政府组织。她认为国家尚未准备好接受教育方案，出于利害关系，检察官也想隐藏信息。至于说档案馆，她不担心地点问题，而是对能否接触到资料的问题表示关切。在该地区设立信息中心作为公开材料副本的存放地点，确实具有重要性，特别是目前正在开展设立(前南斯拉夫)地区真相委员会的项目。她怀疑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是否有能力将其所有录像材料数字化。她强调，与该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合作与沟通，对改进在该地区的外展活动至关重要。她最后认为，随着卡拉季奇案审讯工作的开始，现在正是设立地区信息中心的恰当时机，但是这些中心应尊重参与教育领域工作的非政府组织采取的举措，而不是对它进行干涉。Bogdanović先生接着Kandić女士的最后意见说，信息中心仍有余地与参与教育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如欧洲联盟)密切合作。与我对话者表示，塞尔维亚法学院尚未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判例纳入其教学大纲。

87. 青年人权倡议主任[110] 强调，塞尔维亚需要广泛接触到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文献资料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教育青年、实施过渡时期司法和改变民众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作用的看法。她建议为确定设立信息中心的最佳途径作出进一步协商，其中铭记地方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并查明工作尚未确定(特别是人道主义法中心的工作)。她建议信息中心为没有受过法律教育的民众编制附有案件摘要的便于使用的综合教育资料。

4. 国际社会代表

88. 经合组织国家战争罪法律顾问[111] 对此倡议表示欢迎，但是预计司法机关和政府将表示关切。他建议不要只将信息中心当作是一个文件存放处，而是应将其发展成多媒体中心。他赞成在整个地区的每个国家各建一个中心。他预计如果让国家和联合国负责监督，而不是让引起民众不利反应的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来监督，项目的可行性将更大。要认真进行规划，他认为需要等候一审工作完成后的适当时机。他不排除民众可能会有过激反应。他认为要等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关闭后，才能对民众进行适当教育，使其了解法庭的遗产。最后他认为，信息中心的设计应符合各国的特定需求，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应体现出不同。经合组织法治和人权部主任[112] 认为设立信息中心是一个长期项目；她认为，如果能抓获姆拉迪奇，那么最好应推迟该项目的起动时间。她还建议认真确定开始该项目的最佳时机，如果这么好的一个倡议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开端而遭失败，将很遗憾。关于项目的主导权问题，她认为国家应是该项目的主导者，

[110] 青年人权倡议主任 Maja Stojanović 女士。

[111] 经合组织国家战争罪法律顾问 Ivan Jovanović 先生。

[112] 经合组织法治和人权部主任 Ruth van Rijn 女士。

但是，启动项目的应该是联合国或欧洲联盟。她最后建议在地区一级采取举措，以避免偏向性。

89. 出席会议的欧洲联盟委员会代表和国际社会代表也支持该倡议，但不同意欧安组织同事关于时机的看法。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信息中心对于当地司法机关的工作至关重要，有助于形成良好气氛。她还认为，在塞尔维亚，对卡拉季奇的审判以及所产生的关切，使得各信息中心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媒体并开展这一事件的宣传报道。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她建议与当局认真规划并协商。一旦塞尔维亚同意接受了项目的主导权，那么可持续性将不再是问题。她认为，该项目应确定为联合国的项目。我单独会见了欧洲联盟委员会驻塞尔维亚共和国代表团团长，[113] 他请我介绍此项目如何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外联方案以及与民主人权办相结合，因为欧洲联盟准备资助该项目。

90. 开发计划署代表[114] 回顾了开发署所承办的两个项目：关于寻找前南斯拉夫地区档案托存地点的可行性研究以及旨在把国际一级的知识传递给当地利益攸关方的“司法概念”项目。基于对这两个项目所作的评估，有必要在该地区设立信息中心。她建议信息中心提供有关卢旺达、塞拉利昂和柬埔寨的信息，以显示联合国法庭在更广的范围所从事的工作。她还认为，信息中心对于保存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遗产十分重要，因为联合国在塞尔维亚的形象由于人们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的负面看法而受损。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必须表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遗产是联合国为人类造福而从事工作的一部分。信息中心应侧重于关注受害者：前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所有侵犯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者都遭受同样的痛苦。她认为，对公众进行教育的时机已经成熟。计算机知识水平并不意味着信息方面的需求可以通过在线数据库来满足。似宜让受害者在各中心工作。她建议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采取类似做法，并接受区域监督。她最后提到开发署过渡时期司法项目，认为这是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情况的一次评估，是一个非常有成效的项目，并且建议邀请从事这项研究的小组参加信息中心开幕式。

D. 在黑山

1. 官员

(a) 国家和政府的代表

91. 黑山总统的国家安全和国防顾问[115] 认为，把信息中心设在受战争罪行影响最大的地区更有成效。该项目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

[113] Vincent Degert，欧洲联盟委员会驻塞尔维亚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最近在塞国就职，以前是欧洲联盟委员会驻克罗地亚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114] 开发署 Biljana Ledeničanin 女士。

[115] Vuk Bošković 先生，黑山总统的国家安全和国防顾问。

极为重要。尽管法庭未曾对黑山公民发出任何起诉书，但他不排除黑山参与这样一个项目。他认为，信息中心将主要用于教育目的。对于法律领域工作人员而言，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此外，该项目将帮助该地区每个国家的公民永远不忘记战争以及从中汲取的教训。黑山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进行合作，但其政府一直因为这种合作而饱受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在波德戈里察设立一个信息中心的时机也许不妥。

92. 黑山总统的外交事务顾问[116] 补充说，他对公众的可能反应感到关注。由于战争并未发生在黑山领土内，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他预计年轻人不会感兴趣。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认为，设立这类中心对历史学家、研究人员、学者和法律系学生有好处；一旦紧张局势有所减少，他们会提醒公民注意该地区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

93. 司法部长秘书[117] 强调，黑山已尽一切努力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合作，包括协助调查。他认为国际刑法的发展对国内司法机构而言，是一项积极发展。在国家一级，黑山已着手起诉战争罪涉嫌人并向公众作了相关通报。他认为，黑山也许可以支持这一项目，尽管他需要了解更多细节。他的看法是，整个地区都可能会支持这一项目，但可能会提出采取不同做法。他期待这一项目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协助该地区和该地区人民正视其过去和已发生的现实，以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黑山已熟悉并正在使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一些文件；自 2007 年达成合作协议以来，他们已能查询其司法数据库。尽管此事敏感，但他不担心因在黑山设立信息中心而出现滥用信息的情况，因为社会已具有开放对话的文化。应当认真策划信息中心的运作方法和做法，以确保各级的中立。这些中心聘用的工作人员必须训练有素、了解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情况及其审判程序，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正直。他将向司法部长提出报告，预计将更具体地向法庭说明此事。他最后说，黑山与其邻国没有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黑山甚至还有可能在地区一级协助此一项目。

(b) 检察人员和司法官员

94. 最高法院院长[118] 不认为在黑山境内设立一个信息中心会对黑山产生好处。该国很幸运，因为战争没有发生在其领土上，而且只处理了 4 宗战争罪案件。她担心，在黑山设立信息中心将使仇恨和民族主义“再次升温”。她表示，黑山愿意走向未来，忘记过去的事件，而不是被提醒。她这种态度在该地区并不常见，而通行的看法是，只有探讨过去并重温旧的伤痛，才能避免未来挑战重重。黑山司法部门的工作是透明的，发出的裁决都公布在法院的网页上。与该地区各个司法部门的合作也非常好，特别是在克罗地亚。

[116] Ivan Leković 先生，外交顾问。

[117] Srdjan Spaić 先生，黑山司法部秘书。出席会议的还有司法部独立顾问 Snjezana Mares 女士。

[118] Medenica 女士，黑山最高法院院长。

95. 国家检察官[119] 支持关于在该区域设立信息中心的构想，包括支持在黑山设立一个。她认为，该项目对专家以及有兴趣更多地了解这些事件的部分公众而言，是有益的。只要信息中心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得到保障，中心将成为向公众进行宣传的非常适当渠道。她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风险，因而她指出，为了确保信任，重要的是必须确定如何传递这些重要信息，谁将是信息的拥有者。作为一名国家公诉人，她很有兴趣在信息中心学习关于法庭办案程序和做法。黑山的法律从业者一旦获悉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法律和诉讼程序，以及了解了前南法庭的经验教训，将获益匪浅。就更广大公众而言，她认为该地区其他国家可能比黑山的兴趣还要高，因为黑山只有 4 宗正在审理的战争罪案件。然而，在黑山，战争仍是一个敏感议题，受害者仍处于痛苦之中。几年前，在黑山境内组织了有关战争时期事件的圆桌会议以及关于穆斯林被逐出黑山的讨论，对这些活动的反馈是积极的。该地区检察官合作良好，每年在克罗地亚布里俄尼进行会晤，并拥有共同数据库。这促进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罪案件的审理进程。

2. 国家档案馆的代表

96. 国家档案馆馆长[120] 知道我的访问并不涉及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原始档案，他表示国家档案馆有兴趣成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任何形式、包括电子形式公共记录核证副本的托存地点，因为这些材料对于黑山以及该地区各国都十分重要。虽然不能肯定他手下是否具备所需的人员编制和此一项目的技术条件，但黑山国家档案馆将尽一切可能，提高其能力。该馆目前正在逐步采用克罗地亚档案馆使用的网络系统，这套新系统将提高存储和检索能力。他建议，如果决定在其他地方而不在国家档案馆设立信息中心，那么这些信息中心仍然可以作为咨询单位提供协助，因其具有处理文件的知识专长。

3. 国际社会的代表

97. 欧安组织驻黑山特派团团长[121] 对关于在该地区设立信息中心的想法非常感兴趣，并认为这是消除误解的好方法。然而，她关切时机问题，因为该地区局势仍十分不稳，尽管目前正在持续作出努力，建立民主，但这是个漫长过程。信息中心所提供信息被滥用的风险将难以避免。媒体往往歪曲事实真相，言论自由和所有行动者的责任尚未充分确立起来。有鉴于此，不应阻止设立信息中心，但须经过精心规划。公众对于责任归属以及个人责任问题仍有分歧。信息中心要想赢得公众的信任，就必须聘用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有足够认识而

[119] Ranka Čarapić 女士，黑山国家检察官。

[120] Radunović 先生，黑山国家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馆副馆长 Jadranka Selhanović 女士也出席了会议。

[121] Parasciva Badescu 大使，欧安组织驻黑山特派团团长。

且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欧安组织法制项目主管[122]强调说，设立信息中心可能对公众产生重大影响，但也应考虑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包括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本地区一些当政者曾直接参与战争。此外，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关系仍然脆弱，重要的是要避免再度受到损害。因此，在初期阶段，有必要让两国官员相信该项目的益处。

98. 联合国和开发署驻黑山驻地代表[123]认为，设立信息中心是把前南问题国际法庭遗产移至该地区的重要一步。他认为，社会各阶层(例如研究人员、法律系学生、政府机构)届时都会要求查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公开记录。他认为，在黑山，应当由联合国主持安排公众查阅，以保证信息的中立性并避免其被滥用。改变这些地区一些人的想法尚需时日。黑山和塞尔维亚当前仍处于巩固国家地位的阶段，因此应尽一切努力避免仇恨蔓延，特别是在涉及两国关系方面。他也想知道是否只是在海牙审议了信息中心所在地的问题。他认为，黑山大学国家档案馆可能是最合适的地方。

E. 在科索沃

1. 官员

99. 司法部长[124]表示，对于设立信息中心的优缺点，她不准备明确表达立场，因为她目前还不想这么做。原则上，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但却为时过晚。她真正关切的是，没有阿尔巴尼亚文本以及阿尔巴尼亚文译本质量低劣。她还向法庭提出了向科索沃归还其提交法庭的文件正本的问题。如果该项目真的要实施下去，那么她赞同由政府机构，而不是由非政府组织管理信息中心，以确保其可持续性。

2. 学术界和人权中心

100. 普里什蒂纳法学院院长[125]认为，科索沃将会因在其境内设立信息中心而获益，尤其是对学术界和学生而言。遗憾的是，拥有超过 8 000 名学生的法学院，目前缺乏容纳信息中心的空间。该院与经济学院共用校舍，而且在街对面建成合适校舍之前，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院长亲自教授刑法，其中一个科目是国际刑法和危害人类罪，内容涵盖特别法庭的判例。院长对特别法庭持相当的批评态度，认为法庭发挥的是政治作用，而非单纯的司法作用。他还指出，发生在科索沃的事件没有被控为种族灭绝未遂罪。

[122] Sandra Horina 女士，欧安组织法制项目主管。

[123] Alexander Avanessov 大使，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兼开发署驻黑山代表。

[124] Nekibe Kelmendi 女士，科索沃司法部长。Arsim Janova 先生，司法部副部长，很多司法部职员也参加了会议。

[125] 普里什蒂纳法学院院长 Bajram Uka 教授。

101. 人权中心主任[126] 支持在科索沃设立信息中心。他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举措，能使由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产生的信息更靠近该地区。海牙太过遥远，现有的阿尔巴尼亚文材料不足，这是个现实的局限。普通公众难以承担前往海牙的旅费。主任解释说，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人权中心仅关注人权问题，但其收集的文件范围日益扩大，现已涵盖国际人道主义法。该中心在把文件翻译为阿尔及利亚文方面作了重大努力，并组织和举办了研讨会。该中心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合作主办的一次此类研讨会就专注于人道主义法和人权。这个设在法学院院址内的人权中心显然对学生开放，同时也向公众、从业者以及参加与其他机构合作培训活动的其他人开放。该中心的预算有限(没有国家财政支持)，每次活动均须与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其他机构谈判以获取支助。同时，该中心没有自己的帐户，需要通过教育部开展活动，而教育部有时不允许该中心如其本身所希望的那样积极主动行事。不过，主任认为可考虑将该中心作为在科索沃设立信息中心的合适地点。除了该中心图书馆和计算机接入点之外，该中心还可与其他一两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共享办公场所和设备。该中心也有一间用于举办训练研讨会的会议室。

3.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102. 捍卫人权和自由理事会执行主任[127] 对法庭的工作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法庭缺乏独立性，没有完成使命，而且失去了公信力。他认为，除非这些信息中心由当地工作人员管理，并能提供对科索沃有好处的资料，而不是为了宣传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否则，在科索沃设立信息中心不会有任何益处。执行主任严厉批评了未以阿尔巴尼亚文制作誊本的现状。他已经听说了关于以波斯尼亚文、克罗地亚文和塞尔维亚文制作誊本的项目，并强调说，这表明法庭没人关心在科索沃的阿族人，而年轻阿族人中有 90%不懂塞尔维亚语。

4. 档案馆代表

103. 国家档案馆行政主管[128] 认为科索沃有必要成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核证副本的托存地点。他欢迎关于设立信息中心的倡议，并表示该档案馆愿意合作并成为这一项目的伙伴。他表示愿意在我访问之后，与法庭接触以提出进一步的想法和建议。如果把国家档案馆作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开记录的可能选择，该馆对于保存核证副本、而非原件并无异议。在战争中，一些原件被毁或失踪，其自身档案在其他档案部门的协助下得以重建。档案馆自然可成为这些资料的存放地点，因为馆内有专家和专业人士，目前馆舍内也有足够的空间。这些也用于便利查阅文件。他们询问有关文件的数量(页数和字节数)。

---

[126] 普里什蒂纳法学院内人权中心 Valon Murati，先生。

[127] 普里什蒂纳捍卫人权和自由理事会执行主任 Bexhet Sh. Shala 先生。

[128] Jusuf Osmani 博士，科索沃国家档案馆执行主管。

5. 国际社会的代表

104. 欧盟驻科法治团一位法律专家[129] 认为，科索沃有思想开放的律师，他们极有可能对利用普里什蒂纳信息中心查询资料非常感兴趣。大学也可作为合适的可选地点，因为学生的思想也很开放，并渴望获得宝贵的、可能有助于其教育的文献。多年来，科索沃公众一直受到许多外来的影响和干扰，的确应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他提出，科索沃法律中心可能有兴趣参与这样的项目。

105. 我还会见了欧盟驻科法治团失踪人员和法医办公室的各方代表。[130] 该办公室的联合负责人解释说，他们已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法医小组获得 85 000 页的文件资料。其中有些文件提供了新线索，因而如能查阅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对他们以及在国外的证人将极为有用。他认为，设立信息中心，将其作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的档案库，将会受到所有致力于处理失踪者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的欢迎，因为这将有利于他们获得一些尸检和挖尸检验报告。他们已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获得一些文件，但似乎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网上数据库不熟悉。受害者家属强烈要求获得信息；而且，即使他们无法获得有关其失踪亲人的确切信息，至少也可以对有关事件有所了解。

106. 科索沃特派团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131] 认为，在科索沃设立信息中心有利于民间社会、媒体、学术界和关注失踪人员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他预期政府会表达一些关切，不愿对这一中心的存在大作宣传，而且国有媒体可能不会对宣传这一中心的存在提供多少支持。科索沃局势并不安稳，某些被控犯罪的人未遭起诉，证人受到威胁，有的被杀害。他建议进行可能的接触，以进一步讨论该项目并动员对项目的支持，包括动员副总理Ramaj先生、政府失踪人员委员会主任Enghelusse Morina女士、欧洲安全倡议当地分支机构负责人Nusreta Kumnova女士、失踪人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口单位)办公室主任、捍卫人权和自由中心以及科索沃政策研究和发展研究所等等。后者参与了很多有关公共安全问题的研究。

107. 科索沃特派团参谋长[132] 以前曾参与处理失踪人员问题，直到去年欧盟驻科法治团接管此事。他提出，副总理Ramaj先生是在科索沃设立信息中心项目的一个有价值和有影响力的联系人，因为他个人对失踪人员问题非常关心，另外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公共记录中也可能载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宝贵资料。他不认为公众希望更多地了解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及其工作的遗产。受害人，特别是那些失踪人员家属感到失望。他们看不到这项工作有多大进展：1 800 人仍然失踪，停尸间仍有 420 具身份不明的尸体，这些尸体已在那里停放多年。不过他指出，身为受害人之一的Premke Gjerkaj女士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对话者。

[129] Andrew Powell 先生，欧盟驻科法治团法律顾问。

[130] Alan Robinson 先生，联合负责人；Valerie Brasey 女士，顾问。

[131] Joylon Naegle 先生，科索沃特派团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

[132] 科索沃特派团参谋长 Robert E. Sorrensen 先生。

108. 开发署伸张正义项目主管[133] 和开发署国家方案分析员[134] 表示对该项目有兴趣，认为它将切合目前正在科索沃执行的开发署伸张正义方案，该方案旨在教育民间社会，提高民间社会在权利问题和过渡时期司法问题上的法律意识。开发署和人权高专办正在失踪人员问题上开展合作，并把目标放在失踪人员人数最多的地区，以便为这些地区的人们提供法律援助和信息。它们与科索沃律师协会有着良好的合作，并与各类民间团体代表建立了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开发署国家方案分析员提出，人权高专办负责人Paul Miller先生和Argon Vernezi先生将是就该项目采取进一步步骤的有价值的联系人。

109. 一名欧安组织咨询人[135] 认为，在科索沃建立信息中心是一个好主意，可加大对战争罪处理工作的压力。他认为，现在开展这一项目时机很好，因为欧安组织即将于 2 月报告其对已审理的战争罪诉讼件数和程序以及向欧盟驻科法治团过渡成功与否的评估结果。欧安组织上一份关于特别战争罪项目的报告于 2002 年印发，其后又于 2007 年印发了一份关于证人情况的报告。民主人权办的报告将补充这份报告。公众的普遍看法是，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在科索沃没有取得成功。预计，所有案件最终都将转交当地机构，因此建立一个信息中心很有必要。

F. 在前南马其顿

1. 官员

(a) 司法部的代表

110. 司法部国际法事务司司长[136] 强调了前南马其顿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之间的良好合作。在合作中，司法部充当了国内司法部门与法庭之间的联系人。在当前正在处理的已提交检察官的三宗案件中，有一宗正在调查阶段，另外一宗正在预审阶段，第三宗案件正在等待判决。她表示，前南马其顿希望知悉这项研究的结果，特别是有关其他国家的情况。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她认为，司法学院(法官和检察官培训机构)将是合适的联络机构，因为该机构提供人道主义法方面的培训并举办有关会议。

(b) 检察官和司法官员

111. 马其顿最高法院院长[137] 对这一举措十分热心，认为该举措对马其顿公众意义重大。实际上，马其顿电视台只部分转播了与马其顿有关的唯一一项审判，媒体也

[133] 开发署伸张正义项目主管 Mithulina Chatterjee 女士。

[134] 开发署国家方案分析员 Virgjina Dumica 女士。

[135] 欧安组织咨询人 Henry McGowen 先生，法律制度监督科科长 Harold D. Dampier 先生会谈时在座。

[136] 前南马其顿司法部国际法事务司司长 Snežana Mojsova 女士。该司副司长 Sanja Dimovska 女士也参加了会谈。

[137] 马其顿最高法院院长 Jovo Vangelovski 先生。

没有进行足够的报道，因此公众需要了解这一案件的有关情况。关于信息中心在马其顿境内的设置地点，他建议可以设在国家图书馆，因为这里有大量公众来访。如将这一中心设在斯科普里，则可能有必要设立一些分部或地方分支。考虑到该地区的普遍看法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是一个政治法庭，他认为媒体对这一错误认识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无论何时向该地区公众更妥善地宣传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遗产都为时不晚。语言障碍是公众通过其网站了解关于法庭及其工作的准确相关信息的一大障碍。在马其顿，许多人懂塞尔维亚语，但是将有关资料译成马其顿语则可以提高兴趣和接受度，因此肯定是有益的。这也涉及到是否尊重马其顿人民的问题。即使对法律专家和学生而言，妥善翻译判例法也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他怀疑在不妥善解决翻译问题的情况，是否还值得建立信息中心。最后他认为，尽管马其顿司法部门能够处理移交案件，但如果能够更好地向马其顿公众宣传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那么公众将可更全面地了解国内司法部门的工作，提高公众对这项工作的认识。

112. 检察官[138] 原则上不反对这一项目，特别是如果由国际社会提供资金的话。但他不清楚公众是否真的能够受益于建立一个信息中心，因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已在网上公布。他认为法律专家，包括当地法律界可能会有兴趣，当地法律界已有 40 名法官和检察官参加了对海牙的访问，并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研讨会。关于广大公众，他不确定公众是否对此项目有兴趣，因而建议在实施这一项目之前作进一步的分析。法律专业学生肯定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案件和判例，包括与该地区其他地方有关的案件和判例有兴趣，因为这可增加他们在国际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的知识。

2. 国家档案馆的代表

113. 马其顿国家档案馆馆长[139] 指出，信息中心提供的服务可能会超越传统的档案，但是无论怎样，马其顿都将很乐意接收纸质或电子形式或两种形式兼有的公共记录副本。鉴于记录誊本卷帙浩繁，他赞成以电子形式移交经核证的副本。他询问包括电子录像在内的文档总量。

3. 民间社会的代表

114. 从事区域巴尔干问题研究和人道主义法方面教学并研究两性平等问题的私人教育机构“欧洲-巴尔干”研究所的民主与安全中心主任[140] 支持该倡议，但她感到疑虑的是，考虑到法庭的完成工作战略，这是否为最妥当的时机。她认为，信息中心可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法庭遗产的认识，并且将被新闻记者视作一个中立的信息来源。她建议，信息中心应独立于政府部门。马其顿法律学院目前也从事人道主义法方面教学，这是最后一个学年的一门选修课。法律专业学生显然将

[138] 前南马其顿检察官 Jovan Ilievski 先生。

[139] 马其顿国家档案馆馆长 Zoran Todorovski 先生。

[140] “欧洲-巴尔干”研究所民主与安全中心主任 Jana Lozanoska 女士。

会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共记录和判例法数据库极感兴趣。马其顿红十字会(斯科普里分会)目前正在实施一项举措，目的是倡导人类价值。在贝尔格莱德，其国家红十字会也正在牵头实施同一举措。她建议以新闻记者为对象，请他们访问信息中心，并参加信息中心的一些外联活动。前南马其顿境内的媒体很少提供高质量信息，似乎不太在意其信息的准确性。一些非政府组织有时也是如此，其公开声明可能不太准确。首先，她认为，在该地区，不同的地方应当有不同的侧重点，以反映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公众利益。马其顿目前尚没有一个为证人和受害人提供援助的中心，同时还面临一些少数族裔(例如罗姆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境内流离失所)问题。如果在前南马其顿设立一个信息中心，她当然愿意与该中心合作，并且可以帮助通过“欧洲-巴尔干”网站宣传该中心，在网站上提供关于该中心及其活动的链接。

4. 国际社会的代表

115. 我会见了开发署两名代表，[141] 他们强调，开发署正在与该国政府一道处理一些问题，但他们不确定信息中心是否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他们将把相关情况转告代理驻地协调员，以便在下次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会议上进行讨论。开发署可能无法提供工作人员或资源。马其顿境内有信息需求，而且需要有获取信息的途径，但这方面受到了忽视。关于信息中心的可持续性问题，即使这些中心能够依靠外来资金得以成立，也仍然应制定一项寻求政府提供援助的战略，因为这一项目如果仅限维持一两年，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作为第一步，首先应确定信息中心由谁主设(例如政府、非政府组织)。如果获得批准，就可以采取进一步步骤加以实施。目前开发署正在就教育和加强族裔间对话，与教科文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开展协作。他们建议与负责实施奥赫里德框架协议的副总理、外交部、政治和社会学研究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个区域团体)进行联系。

116. 欧安组织驻前南马其顿代表团的代表[142] 怀疑是否有必要在斯科普里设立一个信息中心，因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所处理的案件中只有一宗涉及前南马其顿，当地司法部门所处理的案件中也只有三宗是由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移交的。他们指出，斯科普里第一初级法院院长Lidija Nedelkova女士将是这一问题上的合适联系人，因为这三宗案件正由该法院审理，而该法院总共只有四宗战争罪案件。他们认为，该法院可能对此有兴趣，这也可能有助于法院的工作，并且可能对整个司法系统产生连带效应。第一初级法院院长曾参加当地司法部门对海牙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访问。第一初级法院没有发言人，但是有一个负责对公众宣传的媒体中心。尽管有该中心，但是前南马其顿的透明度不高，一些问题没有公开讨论。在这方面，设立一个信息中心不无裨益，特别是如果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一些文件最终解密的话。这有助于实现和解。在马其顿，仍然有许多问题不能公开讨论。

[141] 开发署助理驻地代表方案 Vesna Džuteska-Bisheva 女士；开发署权力下放方案干事 Mihaela Stojkoska 女士。

[142] 欧安组织驻前南马其顿代表团法治部门负责人 Lisa Tinley 女士；Meriton Pajaziti 先生。

附件 B——在该区域会见的人员名单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2009 年 10 月 20 日至 21 日于萨拉热窝和 2009 年 10 月 22 日于巴尼亚卢卡区

萨拉热窝

波黑主席团克罗地亚成员/主席Željko Komić 先生顾问 Dijana Tabori 女士

波黑主席团波什尼亚克成员 Haris Silajdić 办公室主任 Nura Zimić 女士

波黑主席团塞族成员 Nebojiša Radmanović 的顾问 Boris Buha 先生

萨拉热窝市长 Alija Behmen 先生及其顾问 Emir Suljagić 先生

萨拉热窝媒体中心主任 Boro Kontić 先生

研究和文件中心主任 Mirsad Tokača 先生

研究和文件中心外联方案 Adisa Kovač 女士

波黑巴尔干调查和报告网司法报道记者 Merima Husejinović 女士

高级代表办事处高级顾问 Margriet Prins 女士

欧安组织人权司司长 James Rodehavier 先生

开发署司法与人权方案方案主管 Alma Dedić 女士

失踪人员国际委员会民间社会倡议主任 Patricia Pfister 女士

历史研究所主任 Husnija Kamberović 先生

危害人类罪与国际法研究所主任 Smail Čekić 先生

波黑档案局代理局长Šaban Zahirović 先生

萨拉热窝历史档案与波黑档案学会会长 Sejdalija Gušić 先生

波黑国家和大学图书馆馆长 Ismet Ovčina 先生

波黑国家和大学图书馆 Bedita Islamović 女士

巴尼亚卢卡区

塞族共和国战争罪研究中心代理主任 Janko Velimirović 先生

塞族共和国战争罪研究中心副主任 Cvjetko Savić 先生

塞族共和国档案局局长 Ljiljana Radošević 先生

塞族共和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Ranko Risojević 先生

塞族共和国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负责人 Branko Todorović

前波黑境内集中营被拘押者联合会会长 Murat Tahirović 先生

普里耶多尔区 IZVOR 波什尼亚克族代表 Edin Ramulić 先生

塞族共和国境内被捕和失踪人员家庭联合会会长 Nedeljko Mitrović 先生；塞族共和国前集中营被拘押者联合会会长 Branislav Dukić 先生；前萨拉热窝维克托·布巴尼亚军营被拘押者 Boro Medić 先生

克罗地亚：2009 年 10 月 23 日和 26 日于萨格勒布

克罗地亚总统总统办公室总统外交政策顾问 Tomislav Jakić 先生

外交和欧洲一体化部联合国多边事务司司长 Vuković 女士

克罗地亚司法部长Šimonović 先生

克罗地亚司法部对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合作、国际司法协助与合作司司长 Markotić 先生

克罗地亚国家检察官 Bajić 先生

最高法院院长 Branko Hrvatin 先生

最高法院副院长兼最高法院刑事分庭庭长 Ana Garačić 女士

萨格勒布法律系教授、现总统候选人 Josipović 先生

Documenta 中心 Vesna Teršelić 女士

人权中心主任 Tin Gazivoda 先生

奥西耶克和平、非暴力和人权中心 Katarina Kruhonja 女士和 Veselinka Kastratović 女士

非政府组织人权问题公民委员会 Zoran Pusić 先生

克罗地亚国内战争诉状文件中心主任 Ante Nazor 先生

信息和通信司司长兼登记、编制和文件事务局局长高级档案员 Vlatka Lemić 女士

被拘押和失踪的国内战争保卫者家庭联合会会长 Pšenica 先生

武科瓦尔母亲 Ljiljana Alvir 女士

开发署克罗地亚驻地代表 Yuri Atanasov 先生

欧盟委员会驻克罗地亚代表团经济发展、司法和国内事务、民间社会业务负责人兼法律顾问 Paolo Berizzi 先生

塞尔维亚：2009 年 10 月 27 日至 28 日于贝尔格莱德

劳动、就业和社会事务部长 Rasim Ljajić 先生

全国协商委员会会长 Dušan Ignjatović 先生及其顾问 Jovan Ničić 先生

战争罪副检察官 Veselin Mrdak 先生(在会谈期间接替战争罪检察官 Vukčević 先生)

塞尔维亚最高法院刑事法院委员会主席 Novica Peković 先生

战争罪检察官顾问 Biserka Živković 女士

塞尔维亚事关公众信息和个人数据保护专员 Rodobljub Sabić 先生

塞尔维亚国家图书馆馆长 Sreten Ugričić 先生

塞尔维亚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兼方案和项目部负责人 Vesna Injac-Malbaša 女士

人权律师协会 Dušan Bogdanović 先生

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 Sonja Biserko 女士

人权法中心主任 Nataša Kandić 女士

青年人权倡议负责人 Maja Stojanović 女士

欧安组织战争罪国家法律顾问 Ivan Jovanović 先生

欧安组织法治与人权司司长 Ruth van Rijn 女士

欧盟委员会驻塞尔维亚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Vincent Degert 阁下

开发署 Biljana Ledeničanin 女士

黑山：2009 年 10 月 29 日于波德戈里察

黑山总统国家安全与国防顾问 Vuk Bošković 先生

外交顾问 Ivan Leković 先生

黑山司法部长 Srđan Spaić 先生(司法部独立顾问 Snjezana Mareš 女士也参加了会谈)

黑山最高法院院长 Medenica 先生

黑山国家检察官 Ranka Čarapić 女士

黑山国家档案馆馆长 Radunović 先生(国家档案馆馆长助理馆长 Jadranka Selhanović 女士也参加了会谈)

欧安组织驻黑山代表团团长 Parasciva Badescu 大使阁下

欧安组织法治方案主管 Sandra Horina 女士

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开发署驻黑山代表 Alexander Avanessov 大使阁下

科索沃：2009 年 10 月 30 日于普里什蒂纳

科索沃司法部长 Nekibe Kelmendi 女士(司法部副部长 Arsim Janova 先生及该部一些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会谈)

普里什蒂纳法律系主任 Bajram Uka 教授

普里什蒂纳法律系人权中心 Valon Murati 先生

普里什蒂纳人权与自由辩护委员会执行主任 Bexhet Sh. Shala 先生

科索沃国家档案馆馆长 Jusuf Osmani 博士

欧盟驻科法治团法律专家 Andrew Powell 先生

共同负责人 Alan Robinson 先生；顾问 Valerie Brasey 女士；Robinson 先生

科索沃特派团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 Joylon Naegle 先生

科索沃特派团参谋长 Robert E. Sorrensen 先生

开发署伸张正义项目主管兼国家方案分析员 Mithulina Chatterjee 女士和 Virgjina Dumica 女士

欧安组织咨询人 Henry McGowen 先生，法律制度监督科科长 Harold D. Dampier 先生会谈时在座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2009 年 11 月 2 日

前南马其顿司法部国际法事务司司长 Snežana Mojsova 女士(该司副司长 Sanja Dimovska 女士也参加了会谈)

马其顿最高法院院长 Jovo Vangelovski 先生

前南马其顿检察官 Jovan Ilievski 先生

马其顿国家档案馆馆长 Zoran Todorovski 先生

“欧洲巴尔干”研究所民主与安全中心主任 Jana Lozanoska 女士

开发署助理驻地代表方案 Vesna Džuteska-Bisheva 女士；开发署权力下放方案干事 Mihaela Stojkoska 女士

欧安组织驻前南马其顿代表团法治部门负责人 Lisa Tinley 女士 Meriton Pajaziti 先生